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9n1367

笑隱大訢禪師語錄

(門人)延俊・慧曇・中孚・崇裕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67-A 龍翔笑隱訢禪師語錄序
  - 湖州路烏回禪寺語錄
  - 杭州路禪宗大報國寺語錄
  - 中天竺禪寺語錄
  - 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 真贊
    - 觀音大士(三)
    - 繡觀音童女相(二)
    - 金剛經書觀音像
    - 提魚籃像
    - 草衣文殊
    - 維摩居士
    - 十六應真
    - 達磨祖師(三)
    - 六祖大師
    - 黃檗禪師
    - 風穴禪師
    - 首山禪師
    - 汾陽禪師
    - 徑山佛智先師為靜隱菴主贊
    - 又為楊岐听長老贊
    - 上竺湛堂法師像為大雄天紀常講主贊
    - 仰山了堂和尚像為瑞州真南山長老贊
    - 中峰和尚像(二)
    - 斷崖和尚像
    - 徑山曇芳和尚像
    - 慈化昱長老像
    - 法寧寺明東巖法師像其徒淨練江求贊
    - 黃龍靜山和尚像
    - 南昌饒益院端山主像
    - 無錫崇德寺主像
    - 前香嚴長老太虛法弟像

- 前住撫州永安東麓和尚像
- 僧吉泰畫其師刺失八像求贊
- 藏山寺福長老像
- 臨江靈峰寺通智大師像其孫玄首座求贊
- 信南海像　(嗣佛智)
- 受業水陸寺重開山和尚像
- 天池孤山和尚像其徒茂侍者請贊
- 慈化愈長老繪師像請贊
- 寶山趣長老請贊
- 清泉海長老請贊
- 阜長老請贊
- 番易月長老請贊
- 南禪裕長老請贊
- 資聖良長老請贊

◦ 偈頌
- 送武寧興上人歸廬山受業
- 玄力二上人參徑山
- 送古愚長老歸廣西
- 贈天童言侍者
- 賢侍者入淛
- 送質上人
- 送淵上人
- 至樂
- 贈海南無礙長老
- 琪上人歸海南
- 月藏主由隱靜歸番易
- 祖藏主歸湖南
- 送僧歸番易
- 血書蓮經
- 恩知客省親
- 送僧歸淮
- 趣禪人歸番易
- 送僧
- 阜藏主歸盱江
- 境維那歸百丈
- 題中峰和尚墨蹟
- 送雲侍者
- 真侍者歸江西

- 送僧
- 送悟上人
- 送昕上人
- 次韻送僧
- 當住院使印施金光明經
- 送定首座
- 次古林和尚韻送靖藏主歸受業太平院
- 達上人血書法華經
- 送雲藏主歸華亭
- 禋首座歸湖北
- 和宏智禪師偈
- 栢庭茂公嘗掌記鍾山請居龍河分座叢林推其老成邵菴學士作偈美之次韻奉贈
- 天禧鎮法師血書華嚴經
- 題中峰和尚淨土詩後
- 送僧游京
- 送淨慈書記
- 題維摩問疾圖
- 金壇湯居士求偈
- 送璧侍者歸臨川
- 夏道成號真無求偈
- 弘藏主出示獨一翁送月江和尚偈感而次韻
- 悅藏主歸江西
- 送果書記游浙
- 普答失里僉事以目疾施錢為萬僧薙髮復取髮火煅之獲舍利五色光現說偈贊之

◦ 銘
- 那伽室銘
- 天嵓銘
- 無境銘

◦ 序
- 月江和尚語錄序
- 竺原禪師註證道歌序
- 大悲經呪序
- 定山和尚語錄序

◦ 題跋
- 題寶公菩薩大乘贊後
- 題血書行願品

        - 題顏聖徒手卷
        - 題大慧禪師書後
        - 題黃檗為唐宣宗受戒圖
        - 題東湖無文墨跡
        - 題愚極和尚所書小參
        - 題無準天目癡絕三帖
        - 題藏叟和尚榜語
        - 題癡絕雪嵓二墨蹟
        - 題野菴無文帖
        - 題天目禮禪師帖
        - 題佛智禪師語
        - 題大慧禪師示廖等觀偈
        - 題水陸齋文後
        - 題佛智禪師示眾語
        - 題石窗恭禪師偈
        - 題石芝法師顯應錄
        - 題古智和尚語錄
        - 題松雪翁畫佛
        - 又題歸去來辭後
        - 題中峰和尚語
        - 題圜鑑禪師手帖
    - No. 1367-B 元廣智全悟太禪師太中大夫住太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訢公行道記(有贊)
    - No. 1367-C 元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訢公塔銘(并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67-A 龍翔笑隱訢禪師語錄序

咄哉！此錄自元歷明代以迄今日，埋沒四百餘年矣，一旦無所從來，突向龍宮海藏推出，落在山翁和上手中。山翁以重主天童，道經[橘-矛+隹]李，值白法老人嗣孫巨方法師主楞嚴紫柏院藏冊事，因念佛祖慧命攸關，特曳拄杖同埽。道人過院相視料理，隨以瓣香送入此錄，頓令側理輕編，放光動地，如延津劒躍土拭華陰時，真不思議大奇特因緣，非有司其呵護者，未易向山翁杖頭出現也。訢師行履機緣，具載奎章閣學士虞公集行道記、秘書少監黃公溍塔銘中，大略得法於仰山晦機熙師。而晦機淵源則自大慧杲、妙喜老人晚傳佛照光，而北磵簡而物初觀，而晦機因傳笑隱，笑隱傳覺原、曇季、潭泐等五人，惟覺原得傳定巖戒，而後來不可復問，是以訢師蒲室集行世。而湖州烏回、杭州報國、中天竺以至金陵大龍翔四會語錄早賜入藏者，反湮沒無聞，以少後人為之拂拭也。妙喜際遇。宋高宗奉勅兩主徑山，宗風大振，時號臨濟中興。笑隱際遇。元文宗從金陵入登皇位，遂於潛邸啟建大龍翔集慶寺，詔師為開山祖，召赴北闕，特賜三品文階，統領五山釋教，號廣智全悟禪師。僧規舊著黑衣，特賜黃衣，并其徒盡得衣黃。師有初改黃衣詩，見於蒲室集，云：宣詔亭前受牒還，御黃新賜滿城看。臣僧記得沙彌日，齊著青衣上戒壇。當日南住新剎，北赴召對，優禮崇褒，錫賚無算。一時國師光華，佛法勝事，千載希有。回視妙喜兩勅徑山，尤為竿頭進步也。快讀訢師全錄，萬有齊彰，一塵不涉，眼筋舌骨，雷震諸方，大機大用，真能踢倒須彌，掀翻溟渤。從上有大慧，同時有中峰，解入無垠，庶得竝驅爭先耳。埽道人自歸依曹溪憨祖以來，諸方善知識靡不覿面，儒禪參同契頗知究心。因念自一花五葉之言，成五宗五燈之統。溈仰、臨濟二宗出自南嶽，雲門、法眼、曹洞三宗出自青原。而溈仰、雲門、法眼如優鉢天花，一現即滅，惟臨濟、曹洞二燈常焰。然如景德傳燈、五燈會元、傳法正宗記、僧寶傳、指月錄、佛祖綱鑑諸書所載，嗣法世次雖存，其間或人多年短，或人少年長，游移牽附，舛錯難稽。兩家姓氏往往疑似殽譌，閱代紀年，茫茫存沒。履歷當周武、唐武、宋徽諸帝王時，以崇道陵釋，法微而燈傳易晦；當唐初、宋初、明初諸代興時，以翻譯流通，法盛而宗乘反衰。爾時豈乏當陽記莂？總在隱現明滅間，無憑顯印，此佛法時節因緣所由付國王大臣也。大川洪師作五燈會元，自妙喜開法以後，編次糢糊，直云：自宋孝宗後，傳法諸師垂五百載，俱不可考。明初建安沈士榮作續原教論，直云：自中峰撤席，未知道隱何方，尚賴教有明文，與心為證，慧命未

絕，有若懸絲。兩論現入大藏中，實格言也。要知個中一著，止分真偽，從門入者，定非家珍。語其異，即一宗之內有門庭施設之別；語其同，即兩宗之外無師承秘密之殊。即以一宗計之，如臨濟以三聖為正傳，乃三聖絕而興化傳；佛果以大慧為正傳，乃大慧絕而虎丘傳；洞山以曹山為正傳，乃曹山絕而雲居傳。此一宗竝傳，難分旁正也。以兩宗計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登投子，終嗣德山，是洞而濟也；丹霞親承馬祖印可，終嗣石頭，是濟而洞也。此兩宗互傳，難分賓主也。智過於師，何煩提掇？魔外慴服，何煩鬪爭？善哉！妙喜自贊云：如化鵾鵬，直自化耳，豈有法哉？笑隱亦抗聲於晦機云：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此的的威音那畔話，乃一花五葉之真種子也。當此滄桑陵谷虛空消隕之時，有如山翁和上者，以普心、大心、無邊見心，止尋花葉根株，不問葛藤枝節，俾全沒交涉。如訢師此錄者，忽地冷灰豆爆，血濺梵天，豈得與逼塞虛空者同日語哉？感而識之，閣筆三歎。順治丙申 嘉平月望，國子司業前戊辰二甲進士虞

部郎副廷尉曹溪弟子福徵[橘- 矛+隹]李道一居士埽菴譚貞默槃談譔

No. 1367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一

湖州路烏回禪寺語錄

門人　廷俊　等編

師於至大四年八月初一日，就杭州路淨慈禪寺書記寮受請入寺。上堂，云：拈華付法，面壁安心，列派分宗，遞相鈍置。拈拄杖畫一畫，云：一畫畫斷了也，且喜天下太平。然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新長老出世為人，畢竟明什麼邊事？不見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下拄杖，歸方丈。斬釘截鐵，發揮格外真機；捏聚放開，顯示當陽正眼。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一道神光貫通今古。如斯舉唱，猶涉程途。且到家穩坐一句作麼生道？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沈水白雲中。

上堂。如我按指，海印發先。汝諸人十二時中折旋俯仰，上牀下地，開單展盆，不是海印發光；晝明夜暗，暑往寒來，鵲噪鴉鳴，風動塵起，不是海印發光；雲門胡餅，趙州喫茶，雪峰輥毬，金牛作舞，不是海印發光。有底便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也是泥裏洗土。畢竟如何？土宿頷下髭鬚多，南海波斯鼻孔大。
上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啐啄同時，箭鋒相直。一拳還一拳，一踢還一踢。牛頭南，馬頭北。
結夏，上堂。栢巖開粥過夏，西院商量兩錯。嘉州大象脚蹋地，陜府鐵牛頭戴角。喝一喝，切忌無繩自縛。
青苗會，上堂。改旦令辰，恭惟首座大眾起居多福，數日祈保青苗，有煩諷經，風雨以時天之道，百穀生成地之利。所以祖師道：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圜，華開世界起。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走到西天，却歸新羅國裏去也。卓一下，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舉：香嚴和尚示眾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祖師西來意，答則喪身失命，不答則違他所問。正與麼時如何？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師頌云：一回拈起一攢眉，上樹何如未上時？誰在畫樓明月夜，倒拈玉管向風吹。
上堂。根塵無礙，物我一如，鍼眼魚吸乾四大海，蟭螟蟲吞却須彌盧，因甚菴內人不知菴外事？良久，云：彌勒街頭拖布袋，趙州壁上挂胡盧。
上堂。黃龍南和尚云：說玅說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所以佛法二字，烏回未嘗道著。雖然，也要大家知有。拈拄杖，云：鎮州出大蘿蔔頭，青原白家三盞酒，客來隨分納些些，相逢不用揚家醜。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連牀上拈得鼻孔，十字街頭打失眼睛。汝諸人還曾檢點也未？明如日，黑似漆，萬仞崖頭撒手行，無位真人赤骨律。
上堂，舉：德山到溈山，挾袱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復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溈山至晚問首座云：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去也。溈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師頌云：大方獨步，左旋右顧，金烏拍翅海波翻，鐵網倒挂珊瑚樹。橫機莫莫，萬象平沈，全殺全活，能縱能擒。莫嫌老大無筋力，譚笑之間錦穽深。
上堂：拈鎚豎拂，揑目生華。舉古論今，虛空釘橛。楊岐和尚道：須彌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直饒吞得透得，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歸堂喫茶去。
開爐，上堂：住院慚無福，冬來事事無。家貧羞見客，炭少未開爐。壁破添泥補，窗虛欠紙糊。西來無祖意，勘破老臊胡。

上堂，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有一女子近佛而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不能出此女定。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臾，罔明從地涌出，作體世尊。世尊敕罔明出女子定，罔明於女子前彈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師舉了，拈拄杖云：一串穿却。
上堂：藍毿破衲朔風吹，土面灰頭涕滿頤，立雪少林求法處，畏寒汾水罷參時。石崖剝落摧山骨，冰壑嶙峋裂地皮，驚起法身無著處，倒騎鐵馬上須彌。

杭州路禪宗大報國寺語錄

門人　慧曇　等編

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入寺。
開堂。拈香，云：此香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香奉為淛江等處行中書省宣行宣政院官洎諸衙門文武官僚資陪祿算。又拈香，云：此香昔年大雄峰頂一句下承當，今日鳳凰山中五眾前拈出，奉為前住徑山、後住大仰佛智禪師、晦機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問答罷，乃云：孤峰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沒己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脈、列祖鉗鎚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剎海。說甚谿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為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
復舉：志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眾生去？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師云：思大被志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
進退兩序，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荷負叢林，為眾一似為己。報國為法，擇人量才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九萬里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室中垂語云：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云：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行而廢先王之道，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遊山來。師云：笠子下拶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僧云：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云：即今為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聖節，上堂。下兜率，降閻浮，本迹不二；御金輪，宣正法，權實全彰。乘願示生，隨機闡化。靈樞密運，躋吾民於安養之中；寶鑑高提，措四海於鈞陶之內。故我林泉之下，化日舒長，鐘鼓清時，玄風遠播，三輪不住，施受俱捐。畢竟如何祝讚？良久，云：無為功德不思議，淨智玅圓體空寂。

解夏，上堂。禪人解夏東西去，莫道腰包趁早凉，三界炎炎如火宅，不知何處是家鄉？

上堂：八月仲秋，日月剝食。明眼衲僧，何當辯的。大地山河，明暗通塞。清淨本然，太虛無迹。文殊智入無邊身，觀音悲應河沙國。百千三昧一毫頭，問取長連牀上客。

中秋，上堂。舉：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云：盤山好箇心月孤圓，又道復是何物？惜乎話作兩橛，報國不是將官物作自己人情，也要諸人同一受用。玉露暗飄無景樹，金風微動夜明簾，木人鞭起泥牛吼，不許蒼龍臥碧潭。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元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驀拈拄杖，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邨。卓拄杖，下座。

師一日云：蹋著頂[寧*頁]上一著，十方世界瓦解冰消，汝諸人向甚處與山僧相見？

一僧侍立次，師展兩手云：八字打開了也，為什麼不肯承當？僧云：只恐鈍置和尚。師云：許多時沒一點氣息。便打。

除夜示眾云：城居歲暮似深邨，老衲家風道自存。海底泥牛耕碧落，雲中芻狗吠黃昏。塵塵含攝三千界，法法圓成不二門。一任四時如轉轂，須知天地本同根。

上堂，舉：智門問五祖戒和尚：景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玉漏。門云：爭奈主山高，案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師頌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豪絕釐，如山如嶽。犀然牛渚兮，分開海底波濤；劒合延平兮，散作晴空雨雹。莫！莫！隔江招手有知音，何待曹谿一宿覺？

結夏，上堂。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釋迦老子於明鏡中更加繪畫。報國則不然，有時三頭六臂變現大力魔王，有時日面月面示應大悲千手眼，三條椽下倒臥橫眠，十字街頭縱橫游戲。卓拄杖，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圜悟禪師住東京天寧日，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則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其時大慧祖師於言下大悟：諸禪德不妨奇特，者箇是論實不論虛底事。如人歸京必須親到，見京裏人說京裏話，一點外來也著不得。雖然雲門道：東山水上行，因甚不悟？圜悟道：熏風自南來，因甚便悟去？報國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眾中有全身擔荷者麼？出來與山僧相見。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起拂子，云：山僧拂子穿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

中天竺禪寺語錄

門人　中孚　等編

泰定二年十月十七日，入寺指
山門云：一彈指頃，開樓閣門。黃河九曲，水出崑崙。
佛殿。二千年前，你有伎倆，我無伎倆；二千年後，我有伎倆，你無伎倆。何故？入水見長人。
據室橫按拄杖，顧視左右，云：有麼？有麼？卓一下，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
拈院疏，云：箇是大丞相親受靈山記莂底句子，付在山僧，未聞者聞、未見者見。
指法座，云：坐斷報化佛頭，不落玄玅階級。寶八布衫，雲門念七。陞座，拈香祝聖，問答罷，乃云：夫為宗師者，提持綱要，接物利生，豈是細事？況茲山千載名藍，五天化境，大丞相號令明肅，出於至公。山僧既已回避無門，諸人各要知時識節。拈拄杖，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三千年黃河清，五百載聖人出。　　復舉：僧問投子：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投子云：尹司空為老僧開堂。師云：投子老人可謂應機施設，不犯鋒鋩，中峰不免因齋慶讚。一髮由來引萬鈞，全肩荷負見當人。通身手眼重拈掇，枯木華開大地春。
當晚，小參。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無礙。拈拄杖，云：拄杖子列列挈挈，不入眾數，有時十字街頭橫挑布袋，有時白雲景裏打雨敲風，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一句全提。畢竟如何話會？卓拄杖，云：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　　復舉：南泉初入院，大眾送歸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云：昨夜三

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云：大小南泉和泥合水。中峰則不然，忽有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即向他道：拄杖子今日開封。

聖節，上堂。化工密運，納羣生於覆燾之中；端拱無為，躋四海於仁壽之域。如華藏海，融攝三千世界；似帝網珠，交羅百億山河。正與麼時，如何是不涉誕生底句？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請頭首，上堂。騰今耀古，摩醯正眼洞明；鍛聖鎔凡，向上鉗鎚玅密。定佛祖綱宗之句，須是其人；展主賓互換之機，要求作者。所以道：作大廈，非一木能成；涉巨川，豈一棹可濟？直得照用同時，星飛電捲，人境俱奪，玉振金聲。正恁麼時，諸人鼻孔在山僧手裏。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擲拂子，云：一任橫拖倒拽。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海宇歡呼，人天交慶。直得石女倒騎鐵馬，蹋破虛空；木人鞭動泥牛，耕翻碧落。阿呵呵，會也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靈雲桃華，光輝閃爍。趙州栢樹，築著磕著。大用現前兮，人人握靈蛇之珠。全機獨弄兮，箇箇抱荊山之璞。莫莫，抹過前三與後三，不是石橋是略彴。

佛涅槃，上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拈拄杖，云：且道即今釋迦老子是出世耶？是滅度耶？卓拄杖，云：同生不同死，有我何用你？金榔示雙趺，放倒又扶起。

結夏，小參。與麼，與麼，頭上安頭；不與麼，不與麼，斬頭覓活。德山小參不答話，先行不到；趙州小參要答話，末後太過。山僧尋常只管九十日為一夏，熱則取凉，飢來喫飯。有時白雲高臥，聽月下之疎鐘；有時邨市邏齋，振雲中之金錫。不作佛法商量，亦非世諦流布。阿呵呵！頭上一堆塵，脚下三尺土，齷齷齪齪且過時，莽莽鹵鹵河沙數。　　復舉：百丈再參馬祖，祖以目視禪牀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以機奪機，以的破的，百丈親遭三日聾，黃檗後來驚吐舌。延平劒合兮，寧窺牛斗之光芒？陶壁梭飛兮，不戀風雲之舊迹？堪笑禪流眼似眉，座中誰是仙陀客？

上堂：選佛場開，牛欄馬廐。心空及第，活陷泥犁。畢竟如何？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月明幽室寒，星分拱辰異。

謝秉拂，上堂：正印全提，聖凡路絕。箭鋒相拄，照用同時。一句子函蓋乾坤，一句子奔流度刃。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上堂：今朝又是五月一，大盡小盡數不出。八臂那叱沒奈何，夜叉屈膝眼睛黑。
師一日問僧云：選佛得甲科時如何？僧無對。師云：一字不著畫。僧禮拜。師云：有甚交涉？
端午，上堂。盡大地是藥，信手拈來草，文殊與善財，一起復一倒，當機解變通，更問中峰老。日中或飢或飽，夜後蚊蟲獦蚤，事事求如意，日日添煩惱，有事不如無事好。
大名路臨濟祖無傳長老至，上堂。昔臨濟於黃檗棒頭得旨，便歸建立法幢，自是六傳至汾陽，皆道盛河北。二百年來，南北間阻，行脚師僧不過淮河，正宗寂寥，一至於此。今者夙緣慶幸，見坐臨濟道場無傳和尚不遠數千里而來，正令風行，生機電掣，作苦海之舟航，起膏肓之良藥。山僧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不見泉大道訪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來？泉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遂作虎聲，明以坐具撼一下，泉推慈明就座，明却作虎聲，泉云：某甲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若論作家，總未是在。何也？一人得其體而未得其用，一人得其用而未得其體，如何敢稱臨濟兒孫？諸德，你若撿點得出，非惟圜他古人舊話，亦免今日鈍置。無傳和尚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喝一喝，云：文殊、普賢因甚在你脚跟下過？
解夏，上堂。舉：僧問九峰：西天夏末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有也無？峰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峰云：頭戴午夜月，脚蹋黃金地。師云：西天此土不離寸步，得道得果鳳縈金鎖。我此一眾總不與麼，不用修行也無功課，九十日中亦不虛過。如今暑退凉生，一任經行坐臥，莫問祖師機緣，總是野狐涎唾，便是鶻眼龍睛也與從頭按過，放出長沙老大蟲，驚倒嵩山破竈墮。
重陽，上堂。中峰用處沒疎親，道合寧論主與賓？却笑汾陽彊分別，重陽九日菊華新。
為應氏夫人，小參。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有般漢聞得，便道：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是如來玅圜真心。又有道：即見聞覺知之性而為佛性，語默動靜、坐臥經行，熱則乘凉、寒則向火，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無一絲毫增減、無一絲毫隔礙。如斯之輩，盡是依草附木精靈，與彼外道六師無有差別。所以，乾峰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過始得。驀拈拄杖，云：看，看！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有情、無情，盡向山僧拄杖頭上七縱八橫，各全玅用。卓一下，云：於斯透得，便見今辰孝男楊

某追薦母親應氏夫人，即今與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同一見聞、同一受用，坐寶蓮華應微塵國，化事已周，所作皆辦。其或未然，更看拄杖子涌身虛空，現十八變，為汝證據。復卓一下，云：百寶莊嚴無相身，一超直入如來地。　　復說偈云：我觀如來真性海，離名離相本空寂。以悲願力度眾生，莊嚴百寶為淨土。眾生根性即不同，於諸境界有差別。丘陵坑坎或高下，隨業示現諸惡趣。發真歸元一念頃，眾生諸佛悉平等。善哉應氏淨信女，於此法門能信入。如鈔蓮華出淤泥，如淨琉璃含寶月。雖處生死隨世緣，而於生死如游戲。靈光獨耀脫根塵，本源自性如如佛。佛身清淨如虛空，或讚或毀不動搖。我今無說亦無示，聽者無聞亦無得。一期佛事已周圓，回向無邊功德聚。普願饒益諸有情，同證如來寂滅樂。

開爐，上堂。火爐頭話無賓主，中峰一一為君舉，揑不成團擘不開，貴似黃金賤如土。放兩拋三是幾多？五五元來二十五。

師一日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時有僧出云：東廊頭，西廊下。師云：什麼處見趙州？僧擬對，師云：捧上不成龍。

結夏，上堂。舉：天平依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依。平舉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平近前，西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平云：從依錯。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者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者兩錯。平當時便行，住後謂眾云：我當初行脚時，被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雪竇頌云：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鑠。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師云：者一則公案，叢林中商量者多、決斷者少，中峰今日為諸人斷看：一人監主自盜、一人賣賊放贓、一人知而不首，各與三十拄杖。何也？速則易改，久則難追。

謝首座秉拂，都寺齋，上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楊岐和尚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時如何？盆盂口向天。者裏透得，非但轉凡成聖、點鐵成金，亦能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提持綱要、荷負叢林。其或未然，同器而食，飯色有異。

端午，上堂。好是天中節，當陽見不偏。桃符懸壁上，艾虎挂門前。理應羣機合，心空萬境閒。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寒山。

青苗會，上堂。雨澤應期，秋成可望。信知道一雨普霑，三草二木各遂其生；一音演說，大小根機各充其量。直得山前寥胡子無著歡喜處，高聲唱道：五臺山上雲烝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

饒子，三箇胡孫夜簸錢。拈拄杖畫一畫，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鹽官州海坍，行中書省會集教禪諸山，往彼祈禱。師陞座拈香云：無今無古，歷劫石以彌堅；非色非空，等金剛之不壞。以之扶顛持危，則為中流砥柱；以之拯溺濟世，則為苦海津梁。惟茲海溢潰流，痛使下民昏墊。銜石填海，自憐精衛之愚；立極戴山，敢借巨鼇之力。伏願神力護持，永息風濤之險；民物生聚，免罹魚鼈之災。蟄神龍於九淵，開沃壤於千里。高者丘陵，卑者川澤，各奠厥居；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萬世。就座問答罷，乃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山河大地，盡被恩光；四聖六凡，咸資化力。所以道：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玅明元心，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良由眾生業重情深，故有陰陽失序，風雨不時，彗孛飛流，日月剝食，山河崩決，世界遷移。近者鹽官水失故道，沃壤化海波而去，生民為魚鼈之憂。官僚士庶哀號祈禱，諸山僧眾呪力加持，精進感通，當獲報應。記得佛在世時，有一毒龍，佛勑五百尊者降之不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佛勑令降，尊者彈指一下，其龍便伏。大眾，佛世比丘，神通一等，因甚五百尊者降彼毒龍不得，異方尊者却乃降之？畢竟諝訛在什麼處？拈拄杖云：於斯明得，非惟百怪潛蹤，千祥並集，直得大海揚塵，須彌起舞。正與麼時，畢竟功歸何處？卓拄杖云：若無砥柱中流力，誰見泰山盤石安？

師有時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大海水在你鼻孔裏，須彌山在你頷角邊，一如底心在什麼處？

解夏，小參。萬機不到，百帀千重；一句全提，七穿八穴。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瀏陽洞山前不遘邨、後不迭店，中峰明日解制，今夜一采兩賽去也。拈拄杖，畫一畫，云：透過一字關，摵碎三玄要，狸奴白牯笑不休，露柱燈籠皆[跳-兆+孛]跳。因甚如此？一家有事百家忙。

復舉溈山示眾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踈山出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山豎起拂子。踈山云：此是落聲色句。溈山便歸方丈。踈山不契，遂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踈山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踈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話。踈山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踈山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嚴云：師兄向後有箇住處，某甲却來相見。溈山至晚問香嚴云：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云：已去也。溈山云：向子道什麼？嚴云：某用亦曾對他來。溈山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溈山云：他道什麼？嚴云：他深肯之。溈山失笑云：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此子向後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云：眾中商

量，盡道溈山用向上爪牙，惜乎疎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正是溈山失却一隻眼，却被疎山勘破。中峰恁麼道，諸人還甘麼？
上堂：禪人九夏居，工夫徹不徹？三際一剎那，無解亦無結。東西與南北，當處盡超越。袈裟裏白雲，拄杖挑明月。不纏凡聖行，是名大休歇。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一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二

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門人　崇裕　等編

天曆二年二月初三日入寺，拈公疏示眾云：一竿竹建精藍，隨心具足；八十頃布金地，當處圜成。今日諸官欽奉聖旨，具疏敦請開山，最初一句如何剖露？金輪統御三千界，玉曆延洪億萬春。
指法座，云：抹過此土西天，坐斷千差萬別。就下平高，看孔著楔。陞座，拈香，云：此香全體全用，胚暉大化之初；至貴至尊，秀發九天之上。價重甄叔迦寶，芳騰優盋羅華。與物為春，布陽和於大地；應時現瑞，開壽域於八荒。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欽願乾元立極，景星耀而泰階平；天曆在躬，聖人作而萬物覩。與天齊壽，萬國來賓。遂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塵不立。明今舉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麼休去。還有共相激揚底麼？問答罷，乃云：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
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眾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眾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玅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圜滿正宗。即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云：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平歌。　　復舉：世尊與眾行次，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剎。時天帝釋將一竿竹插地上，云：建梵剎竟。世尊微笑。師云：帝釋為三十三天之主，雖則一期施設，其奈理事未備。今上皇帝以興龍潛邸，改創梵宮，復命禪宗，發揚向上宗旨，與天帝釋所成功德，何啻百千萬億倍。縱使虛空為口，讚歎莫窮。臣僧借水獻華，輒成一頌：丈六金身一莖草，璚樓玉殿恰相當。交羅帝網山河景，旋繞須彌日月光。華雨晝飄龍座暖，天風時送御爐香。臣僧共仰恩光近，五色祥雲擁帝傍。
挂立寺額示眾云：金輪天子之敕，帝釋梵王之宮。金榜昭回雲漢，銀鈎盤屈蛟龍。朝夕百靈拱護，人天萬福攸同。社稷山河鞏固，天曆永保帝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欽奉聖旨，以集慶路興龍潛邸改建

大龍翔集慶寺，今辰挂立敕賜牌額。住持臣僧某望闕謝恩，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欽惟陛下聖哲生知，神武天縱。臨馭八極，察民物之微情；埽蕩羣兇，復祖宗之正統。故自即位，荐降休祥。海水不溢，而百川安流；歲時告豐，而五穀大熟。至若光武復漢，猶崇赤伏之符；肅宗保唐，尚刻中興之頌。皆誇一時之虛美，未有今日之聖明。爰作蓮宮，開八荒之壽域；載揚竺典，壯萬世之丕圖。用答神庥，以祈民福。臣僧既已對眾敷揚，復進一偈：天上寶書新雨露，金陵潛邸舊江山。九重閶闔香雲近，對越天威只尺間。

開佛光明，示眾云：體虛常照，現毗盧頂後神光；玅應無私，開舜若身中正眼。密覆千華羅網，光生七寶金山。九重之尊貴難名，萬德之莊嚴莫及。而憫物願深，利生情急，示同居土，隱尊特軀。一身變現百千萬億應身，八十相好塵塵具足；一目普攝八萬四千寶目，八百功德法法圓通。恢恢焉，有願皆從；晃晃焉，無幽不燭。且道今日因甚却要重新點眼？於斯明得，便見欽奉聖旨，鑄造佛像圓成，臺官慶讚。

皇恩佛恩報畢，倘或未明，更看山僧筆頭點出。頂門正眼明如日，覿面當機見得親。正法萬年宣聖化，山河國土現全身。

謝膽巴完卜 上師，上堂：大覺世尊菩提場中始成正覺，便指娑婆穢土即是華藏世界、凡夫無明即是根本大智，而眾生根器狹劣，不能直下洞明，復向鹿野苑中、方等會上四十九年隨機演說，或偏、或圓，或顯、或密，種種方便、種種隨順，逗到入般涅槃，復以正法付囑王臣流通宣教，故我今上皇帝乘佛願力示現王宮，主持世界、利益有情，仍以潛邸崇建寶坊，特命完卜 上師遠來慶贊，為佛法之津梁、作人天之眼目，如優曇盆華千載一遇。前日合臺官僚、諸山僧眾勸請放祕密戒，可謂奇哉，奇哉！希有，希有！只如須菩提巖中燕坐，空中雨華贊歎，尊者問云：雨華贊歎復是何人？答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贊歎？天云：我重尊者說般若波羅蜜多，故雨華贊歎。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贊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雨華贊歎大眾：須菩提尊者說般若波羅蜜多是顯耶？是密耶？與完卜 上師是同耶？異耶？非同耶？非異耶？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一句渾侖無向背，日輪當午八方明。

朝廷降給齋糧，併請監寺典座。上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楊岐金剛圈十分光彩，東山鐵餕餡百味具足。若是知恩報恩，不妨大家受用。且道受用箇什麼？幾片白雲橫谷口，數聲寒雁起滄洲。令人苦憶寒山子，紅葉斷崖何處秋？

請首座提點兼謝吉祥、崇教二長老，上堂。擘開泰華，巨靈謾逞其威；百步穿楊，由基未為中的。所以接雲門、嗣雪峰、指臨濟、參黃檗，睦州眼裏無筋；拽耙牽犁、種田博飯，楊岐腕頭欠力。龍翔尋常不敢輕意用人，不及用時以一當百，如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非惟綱紀叢林要作後來榜樣，更有難弟難兄來往更酬迭唱，不妨打鳳與羅龍，龜毛結網三千丈。

浴佛，上堂。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悉皆浴佛，只如無邊身菩薩以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至梵天，不見世尊頂相。正與麼時，且作麼生浴？直得長干塔[跳-兆+孛]跳上非非想天，撞倒百億須彌山，掀翻無邊香水海。杜順和尚歡喜踊躍，說偈讚歎：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釋迦老子被他驀頭一杓，隱身無地。諸人隨例浴佛則不無，且道杓柄長多少？喝一喝。

上堂，舉臨濟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搦住，其僧擬議，濟以手拓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云：兩鋒相直者，不虛發由基之箭；斲堊而不變者，始可運郢人之斤。臨濟尋常氣宇如王，却作小廝兒戲，幾乎法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死馬醫，無位真人築著磕著，證據將來依然是錯。且道是臨濟錯？龍翔錯？從教天下人卜 度。

一日，有僧來參，師云：豎拂拈槌，古佛榜樣；擎杈舞劒，列祖條章。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重便行，師云：不消一箚。

為奉聖滅菴和尚引坐。傳佛心宗不是細事，荷擔大法須得其人，所以首山風穴單丁草屋住三十年，而法道之盛過於萬指千礎。後來真淨和尚又道：先師在黃檗，眾不滿百而明眼輩幾半，今雖三倍當時，纔一兩人而已。可謂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今日奉聖專使來請第一座住山，留之則孤彼來意，放行則此眾失依。諸人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便見靈山會上千葉騰芳，少室峰前一枝獨秀；如或未然，更聽拄杖子通箇消息。卓一下，云：銀山鐵壁無回互，草偃風行得自由。　　復舉：楊岐在九峰受請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且喜得箇同參。岐云：同參底事作麼生？峰云：九峰牽犁，楊岐拽耙。岐云：正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岐拓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師云：楊岐、九峰塤篪迭奏，今古罕聞，龍翔今日對眾舉揚，貴要大家知有。且道知有箇什麼？祖翁田地無多子，努力同心兩弟兄。

上堂：龍翔孟八郎，惡辣難近傍。佛祖也潛蹤，從教人起謗。雲門扇子跳上天，趙州葫蘆挂壁上。寒山埽地接豐干，却是南嶽讓和尚。

百丈和尚朝覲回，上堂。一扭鼻頭痛，一喝雙耳聾，黃金不重鑛，獨坐大雄峰。佛智先師將百丈祖師活計一時併蕩，賴有東陽法弟向九重城裏、　萬乘之前全璧而歸，致令山僧均受光寵。今日不敢囊藏，對眾明明顯示。諸人要識祖師麼？拈拄杖擲下，云：西天此土無人識，五百生前箇野狐。

金山長谿和尚遺書至，上堂：大法既微，賴恢宏於堪忍界內；幻身雖沒，當鼓舞於寂滅海中。臨濟道：不得滅吾正法眼藏。大覺道：我要付與一隻箭。良由弘法心重，愍物情深，故有落草之譚。諸人還見金山垂手處麼？鐵船無底蹋翻去，依舊東山水上行。

文宗皇帝聖忌滿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毗盧之頂。其體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月涵眾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華，不見正偏之相。玅有不有，真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邦家，乂安宗社。化導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動，智普應於十方；廓爾無私，化已周於沙界。臣僧與麼讚揚，且道還契聖意也無？良久，云：優盋天香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浮。復說偈云：佛心覺照玅無遺，包括乾坤轉化樞。日應萬機常歷歷，那伽大定自如如。三千剎海毗盧藏，百億山河帝網珠。惟願不忘悲智力，重開慧日照昏衢。

前堂首座赴保寧請，上堂。開無明華，結三毒果，魔王惡業現前；驅耕夫牛，奪飢人食，白拈手段尤高。所以百丈再參馬祖，震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之，不覺吐舌。始知大機大用不假師承，鉗鎚玅密屬乎當人。如我仲方法弟，先師之所敬畏，頃辭海上名藍，屈為山中表率。茲奉丞相鈞命，往赴保寧之請，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鎔凡鍛聖，烹金爐耀古騰今，打鳳羅龍，龜毛網漫天帀地，直得無路可行、無門可入。山僧為汝諸人作箇方便。拈拄杖擲下，云：喪身失命知多少？照顧南山鱉鼻蛇。

佛智和尚忌拈香。者一著子，不從人得，豈假師傳？雖是久從此老，且無絲毫交涉。二十年前，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二十年後，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休休！鳳棲不在梧桐樹，一度西風一度愁。

上堂：拈華微笑，彩奔齪家。斷臂安心，漏逗不少。汝諸人分上又作麼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靈隱獨孤和尚遺書至，上堂。靈機絕待，不涉去來；玅用無方，寧存軌則？大梅聞鼯鼠聲，埋沒自己；普化索木直裰，誑惑他人。爭如我靈隱和尚隨緣施設，不墮功勛，七十四年光前絕後，直得飛來

峰起舞、冷泉亭[跳-兆+孛]跳，諸人還見此老涅槃後大人相麼？落落橫身三界外，堂堂獨步劫空前。
達磨祖師忌拈香，八百年前向者裏落節，却贏得一著；八百年後向者裏拔本，却輸了一著。且道是那一著？一任天下衲僧貶剝。
謝頭首，上堂。看看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憑誰委？打鼓當陽普請看，萬象森羅齊起舞。西序叢林喜得人，沖霄鸞鳳看高舉。進退威儀揖讓時，就中一喝分賓主。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喝一喝：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除夜，小參。星馳電急，物換時移，大威德殿麻哈剌與天帝釋巡行世界，蹉脚蹋翻香水海，大地平沈，正當新舊歲君交承之際，不覺手忙脚亂，舜若多神，出來唱言：嚩嚕嗯咧嗯咧嚩嚕。諸人還會麼？卓拄杖，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　　復舉：雲門示眾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師云：大無外，小無內，塞壑填溝，泥團土塊，倒騎佛殿出山門，露柱燈籠俱不會。
上堂：狸奴白牯笑相逢，報道新年喜氣濃。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
上堂。近日堂中清眾染患，諷誦禱祈悉皆平復。只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作麼生透？有般漢聞得，便道：嘉州大像耳聵，陜府鐵牛白癩，兩箇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快，且喜沒交涉。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旃檀樓閣白牛車，曉日光籠五色霞。誰向東風歌一曲？御園開徧牡丹華。
師室中常舉百丈野狐話問僧，對者多不契。一日自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尚享。
上堂：金雞頒號，運天上之風雷；玉燭調元，布人間之雨露。而沙門釋子特免差徭，葢是夙承佛記，令法久住。所以前日山中進退兩序，亦欲各効乃職，同轉願輪。掀翻龍藏，凡聖不居；拈起金槌，佛祖乞命。如香林之侍雲門，楊岐之佐慈明，以之續佛慧命，以之荷負叢林。如斯保任，未足酬恩。不見道：劫石有消日，君恩無盡時。
上堂，舉：長沙岑禪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山云：人人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岑云：恰是倩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長沙與一蹋，蹋倒。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師云：一人開關延敵，一人埋兵掉鬬，若是者箇事，總未夢見在。
聖忌滿，散藏經。上堂：釋迦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四十九年。宣揚正法，化導羣生。至法華會上，為諸弟子授記作佛，始暢本懷。然後入般涅槃，示化儀之有終也。如我文宗皇帝，乘佛願輪，纘皇正統。靈樞密運，廓清魔孽之封疆。寶印全提，紹正祖宗

之神器。屢推義讓，廣布仁慈。宰輔効忠，建大勳於伊呂。嗣　皇繼　聖，臻至治於唐虞。八表歸仁，萬邦樂業。而奄棄臣民，復歸佛位。
皇太后遣使頒降金帛，看閱大藏經文，上資聖駕。佛化王化，功歸一揆；金輪法輪，同轉道樞。於一毫端，現寶王剎，當處圜成；破一微塵，出大經卷，稱性演說。其見色也，頭頭彌勒；其聞聲也，處處觀音。文殊於無差別智，現有差別身；普賢於有差別境，入無差別定。剎剎自然正受，塵塵法爾禪那。何處不成等正覺？何處不轉大法輪？何處非化導羣生？何處非入般涅槃？又何福不臻？何恩不報？如斯提唱，猶是教乘展演之譚。只如不落玄玅機關一句，如何剖露？良久云：先皇功業垂無極，　聖子　神孫億萬年。　復舉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王問云：眾僧看經，尊者緣何不看？尊者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師頌云：是經常轉百千卷，越聖超凡亙古今。阿閣自便丹鳳宿，澄潭豈怖臥龍吟。江河淮濟同歸海，釵釧鉼盤共一金。縱有虛空廣長舌，宣揚不盡聖恩深。
冬至，小參。晷運推移日用親，全功不借玅通神，石牛長吼天邊月，鐵樹重開劫外春。寶鏡當臺含有象，太阿出匣淨無塵，埽除佛祖閒途轍，始稱歸家穩坐人。雖然，只如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諸人作麼生商量？若也道得，非惟豁開正眼，光耀乾坤，亦乃截斷眾流，不存涓滴。如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
復舉：慈明揭牓堂前，復題其右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一見，便云：和尚今晚放參。師云：眾中盡作奇特商量，其奈傍觀者哂。龍翔則不然，慈明如蟲禦木，首座偶爾成文，崑崙來處無涓滴，流出黃河九曲渾。
謝首座秉拂上堂，舉大慧和尚在雲居圜悟會中作首座，冬夜秉拂，昭覺元禪師出問：眉間挂劒時如何？大慧云：血濺梵天。師云：奇哉，奇哉！一千七百人善知識生氣凜然，誰知二百年後金陵城中再逢作者，如獅子筋琴，一奏則眾絃皆絕；如塗毒鼓，一擊則聞者皆喪。我此一眾親近承事，勿生疲厭，各隨根機成就法器。雖然，有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可負垂天之翼。
一日，眾僧參次，師云：鐘鳴鼓響為汝發機，露柱燈籠為汝作證，因甚來者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僧罪過。
除夜，小參。山林城市，喧寂何分？世出世間，聖凡不二。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茲山官寺，先帝潛宮，雖衲子於此安禪，而官貴往來襜逻。前日講習賀正朝儀，規行矩步，無非佩玉腰金；武略文韜，總是麒麟獬豸。又見攢華簇錦，發揚出格風光；

鬼面神頭，展演當行旗鼓。直得張公喫酒李公醉，鍾馗解舞十八拍，金雞唱曉，石女游春。即事全真，開舜若身中活眼；借功明位，現毗盧頂後神光。一一葢色騎聲，一一超今邁古。正與麼時，如何是不涉見聞一句？無目仙人能揣骨，鬧市相逢把手驚。　　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頌云：趙州七斤衫，未舉先勘破，休論重與輕，且喜冬寒過。

元旦，上堂。金剛正體露堂堂，萬象森羅般若光。泯去來機超當念，無陰陽地理全彰。木雞報曉啼深巷，石女迎春出洞房。共喜龍河多瑞氣，天風時送御爐香。

育王石室和尚至，上堂：金襴傳外，倒却剎竿；祖禰不了，九峰牽犁。楊岐拽耙，殃及兒孫；逗到今日，戶破家殘，更是不堪拈掇。賴有育王法弟，布漫天網，魚龍鰕蟹齊收；揮金剛王，佛祖人天乞命。起玅喜已墜之宗，承先師最後之託，龍翔只得倒退三舍。何也？正法眼藏瞎驢滅，少林的髓付神光。

上堂。入夏已半月，為問寒山子。天台不歸去，頭白紅塵裏。賴有同道人，相伴為如己。文殊踞虎頭，普賢收虎尾。佛法忽現前，不用生歡喜。洗面摸著鼻，元是自家底。

東林古智和尚遺書至，上堂。拈兔角杖，敲出佛祖骨髓；握吹毛劒，埽蕩今古葛藤。臨行道箇聽末後句，烜赫虛空，如臨濟滅却正法眼，得三聖直下承當。盤山告眾索傳真，普化獨解翻筋斗。龍翔與麼追悼，眾中莫有換手搥胸者麼？擊拂子，云：寥寥天地無知己，不聽遺音空絕絃。

結制，小參。行脚高士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放下袱子，如放下一座須彌山不肯造次，況四來兄弟同此安居，莫非宿緣？明日結制，今夜小參，謂之家教，如家裏人說家裏話，心心相照、眼眼相對，一點外來也著不得，須要如實而說、如實而行，方為相應。每見近時宗師教人提箇話頭：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人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使其朝參暮參、疑來疑去，謂之大疑，必有大悟。雖是一期善巧方便，其奈愈添障礙，以故愚癡之輩一丁不識，竊吾形服，經教不知、戒律不守，問著百無所能，但道：我請益善知識舉箇話頭，口裏誦、心裏想，如三家邨裏學堂教小兒子念上大人相似，眼醒記得、睡著忘了。或用心太過，愈疑愈亂，遂至失心顛狂；或妄生卜 度，胡言亂語，誑嚇無知；或癡癡兀兀，黑山下、鬼窟裏淹過一生，直至頭白齒黃、眼光落地，不得纖豪之力。殊不知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又佛說：才有所執，謂之計著，便墮常見；若總無心，謂之自然，墮在斷見。故外道六師為佛所訶，作止任滅，目為四病，正謂此也。吾

今教汝直下知歸，當頭領略。汝即今自己昭昭靈靈、了了常知底，與空劫那畔未有人物世界已前一段廣大光明曾無少異，只為瞥起一念，便有三界二十五有輪轉升沈，無休無息。如今將此一念回光反照，湛如止水，瑩若明珠，常覺不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至於出死入生、捨身受身、去來自在如游園觀，或示三十二應如觀音大士，或現千百億身如釋迦世尊，至如聲聞悟四諦法、緣覺悟十二因緣、菩薩修六度萬行、佛住等覺玅覺，皆不離此一念回光反照之效也。一大藏教橫說豎說，西天此土諸大祖師、天下老和尚行棒行喝種種方便，無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幾曾教你別起疑情，自生障礙？山僧與麼告報，不妨直截，但如是體究，如是承當，親到發真歸元之地，則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而成佛無疑矣。雖然，忽有箇出來道：者裏是什麼所在？說心說性，說長說短，拽下禪牀痛打一頓，也怪他不得。如或未然，密把鴛鴦閒繡出，金鍼終不與人看。

一日，有僧來參，師以手指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脚跟下過去了也。僧顧視左右，師即喝出。

上堂。玅喜祖聞圜悟舉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忽然大悟。且道悟箇什麼？臨濟破夏上黃檗，中途疑著，却回終夏，又疑箇什麼？我此一眾，箇箇氣宇如王，誰肯喫人殘羹餿飯？雖然，也須是脚蹋實地始得。

謝書記、藏主、侍者，上堂：臨濟三玄三要，指鹿為馬；黃龍佛手驢脚，喚金作鍮。一大藏教是切脚，三千剎海一浮漚。吾孤負汝，汝孤負吾，劒去已遠，刻舟奚求？休！休！青山歸未得，又過一年秋。

聖，忌滿散藏經。上堂：掀翻寶藏，不涉言詮；頓悟經王，寧拘文字？所以道：在聖同聖，在凡同凡，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不動纖豪修證心，一超直入如來地。諸人若能如是披閱，方可上承文宗皇帝神御，頓轡圜覺玅場，遊戲大華藏海，住佛境界，同佛受用。或示千百億身，四聖六凡羣機齊赴；或現三十二應，河沙國土玅用全彰。如是則祐我邦家，福我黎庶，功高莫報，恩大難酬。正與麼時，且追嚴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　　復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揮尺一下，便下座。師頌云：法筵龍象聽全提，大士何煩案尺揮？真俗混融猶有化，君臣道合自無為。風吹日炙毗盧藏，鵲噪鴉鳴諸佛機。三會龍華齊渴仰，人間天上幾時歸？

徑山元叟和尚遺書至，上堂。昔玅喜祖到蔣山，應菴和尚上堂云：天下具大眼目尊宿，惟法叔一人而已。今我徑山法叔，再世玅喜也。小姪曾聞於　朝，請為茲寺開山，而未果所願。遺書忽臨，如覩象駕之至。堂堂正體，儼金錫之橫肩；琅琅法音，聞虛空之振

鐸。四眾攀戀，不勝哀感。既是生死無間，未免賓主相見去也。傳家只箇金剛王，留與兒孫作標格。
達磨忌，拈香。東土西乾無授受，一華五葉自芬披，兒孫豈敢超宗祖？只要家風似舊時。顧眾，云：達磨大師來也。大眾同伸三拜。
冬至，上堂。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四時運行，萬物資始。直得護龍河上，化日舒長。觀稼亭前，祥雲五色。城市笙歌鼎沸，士女遊觀。山堂鐘鼓深沈，衲僧禪寂。真諦俗諦不二，佛法世法混融。所以道，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謝首座秉拂都寺齋，上堂。問一答十，問十答百，當陽突出須彌盧。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信口齩破鐵餕餡。一句三玄，一玄三要，千牛拽不回。先照後用，先用後照，俊鶻趁不及。離四句、絕百非則不問，如何是摩訶衍法？卓拄杖，下座。
上堂：摩竭掩室，拂跡跡生。毗耶杜詞，雕文喪德。何況據曲糸条木，鼓兩片皮。如以五采繪畫虛空，徒自勞爾。山僧尋常不陞此座，貴在心心相知。而道場、豐安二法弟來訪，勸請為眾敷揚。記得夫容訓禪師訪實性大師，實性以右手拈拄杖過左邊云：此事若非夫容師兄，也大難委悉。諸德看他得底人，直是不肯容易動著。所以長慶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且喚什麼作參學事？擊拂子云：羚羊挂角千峰外，更有羚羊在上頭。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二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三

真贊

觀音大士(三)

門門證圜通，法法無差別，文殊擇法眼，云何示優劣？如城之四門，中道乃徑捷，又如百川流，大海悉融攝。是故觀世音，日用常三昧，根塵識和合，世間相無礙。盡空諸所有，亦不壞三界，隨其所應度，說法示慈愛。心地諸種子，大小各不同，時至雨露滋，發生均化工。幻師一豪端，幻相三十二，而彼諸應身，即我自心是。觀心而覩相，心相俱寂滅，稽首常現前，證我如是說。

耳於六根，功獨超勝，況不耳聞，反聞自性。前塵起滅，自性不動，以不動故，諸根互用。譬之大將，遇變出奇，金鼓旗鎧，錯置逆施。稽首大士，證此三昧，為我後人，委曲垂誨。三十二應，十四無畏，隨感而通，分身異類。如天元氣，四時運行，萬物芸芸，莫知其生。我觀畫師，豪端游戲，即是神通，現相不二。我眼見像，如聽法說，心精遺聞，均一解脫。心佛眾生，同證無礙，不立一法，名觀自在。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寧非方便，借功明位。聞盡覺空，頭頭合玅。用而常寂，寂而常照。如鏡照像，如谷答響。非色非聲，非促非廣。分身國土，處處圜通。鷹巢蚌腹，月景春容。我贊我禮，萬象發機。水鳥演說，林木流輝。洗我根塵，常光三昧。願我成佛，空眾生界。

繡觀音童女相(二)

金鍼密密玉纖纖，華鈿雲鬟翠欲添。三界漂流深似海，與誰攜手夜明簾。

金鍼映日發天葩，玉線風前整復斜。共喜慈容開月面，誰知春色在儂家。

金剛經書觀音像

識得金剛體自如，空華結果彊塗糊，雕蟲謾費三年楮，游蝘空縈九曲珠。大士塵塵三昧力，眾生念念剎那殊，願輪拂盡河沙劫，誰道天衣重六銖？

提魚籃像

垢面蓬頭垂鬢脚，深情不遣旁人覺。籃裏金鱗不直錢，賽裳特地呈瓔珞。恨殺擡頭蹉過多，萬里江天雲漠漠。

草衣文殊

草衣被體髮毿毿，不識前三與後三，鈍置毗耶師子座，天華如雨兩忘譚。
拈玻璨問無著老用盡赤心，著草衣向呂惠卿打失隻眼。助揚七佛古風規，也是逼人供死款。百億毛頭師子不用施呈，二十五位圜通何勞分揀。甘心貶向鐵圍山，南泉門戶如天遠。

維摩居士

大雄出世，眾聖輔之，敲唱雙舉，啐啄同時，如雷轟而蟄動，龍躍而雲隨。所以淨名不起于座，摶玅喜世界如陶家輪，非凡非聖，全俗全真，取飯香土，借座燈王，一激一揚，其道愈光。既非法爾如然，何有神通之玅？若論不二法門，向上更有一竅。

十六應真

稽首十六大開士，天上人間恣游戲。龍盂虎錫千萬里，白雲在天天在水。變現種種諸三昧，何似山僧百不會。飢來喫飯飽齁齁，神通只有這一解。

達磨祖師(三)

在彼中天，篤生聖人。大法之統，是承是遵。如時在春，如雨潤物。如月之明，如日之出。解駁羣冥，照無偏虧。六宗孔熾，闢之以詞。顧瞻神州，有大乘器。十萬西來，不我遐棄。亦有經論，百家之師。豈不臻奧，道亡多歧。壁觀耽耽，不顯神異。大法之傳，待授之器。立雪有徒，斷臂而前。咨爾得髓，可以比肩。五葉一華，化周三極。拜手頌言，以贊以式。
三遭獻刖者，不若全璧而歸。投竿汙池者，寧識五十之犗。故一葦絕江，去梁游魏。然假其物，反其主，負其命者死無悔。分髓分皮，餘波末派。遺臭萬年，彌天之罪。古德有言，師心兮戴。

航海而來，游梁歷魏。悽悽無地容身，覓甚大乘根器。人離鄉賤，物離鄉貴。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賴有末上一機，借人鼻孔出氣。隻履翩翩歸去來，從此虛名滿天地。

六祖大師

菩提無樹，皮穿骨露。明鏡非臺，碓觜華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夾截虛空，重增障礙。一華流五葉之芳，四海疏曹谿之派。玉線金鍼不見蹤，空留古錦令人愛。

黃檗禪師

宗門有大機，一喝怒雷威。耳聾既無及，吐舌亦奚為。泰華擘開兮，孰識巨靈之斧鑿。鴻濛忽判兮，徒驚元氣之淋漓。賴逢臨濟小廝兒，痛拂六十如蒿枝。宣宗驀被攔腮掌，裴相親遭腦後搥。所以金聲玉振千載之下，龍驤虎驟百世之師。寶所化城元不住，當觀密室爛如泥。

風穴禪師

柴肩槁項，骨露額尖。單丁草屋，免被人嫌。對廓侍者擘破三玄鬼窟活計，向汝州牧誇張鋪席，誑嚇閭閻。咄哉，黃面瀰子鈍置殺人，臨濟法道遇風而止，讖不虛占。如此繼紹祖位，畢竟是何種草？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首山禪師

日輪午後全身現，徧在春風百草頭。描不成兮畫不就，楚王城畔水東流。

汾陽禪師

高莫逾於天，厚莫逾於地，以天地而喻道，高厚有所未至。荷擔此道，夫豈細事？矧茲重器，繼佛祖位？猗歟汾州，法中鳳麟，如彼重昏，照世日輪。三玄戈甲，五位君臣，玅得其機，七十一人。摶取大千，藏於一塵，一塵不立，剩却法身。阿呵呵！見也麼？萬象明明該不得，重陽九日菊華新。

徑山佛智先師為靜隱菴主贊

釣鯨鯢者，不屑於鰕蟹；擒虎兕者，何有於犬羊？故慈明接黃龍，而諸子盡廢；圜悟得妙喜，而其道益昌。稽首我師，五坐道場，辯說無礙，雷雨八荒，宜若種族，羽嘉鳳凰。眼明獨許阿那律，靜隱菴中一炷香。

又為楊岐听長老贊

有院不會住，有話不會舉。甘墮野狐身，錯答一轉語。分臨濟三玄要，半合半開。拈仰山四藤條，或賓或主。凌霄峰頭雲，梅華洲上土。付與磚窠兒，合火相聾瞽。踢出楊岐三脚驢，齩殺南山白額虎。

上竺湛堂法師像為大雄天紀常講主贊

屠龍烹鯨者，非圖果腹而食；追風捕景者，不與爭道而馳。非疑世以駭俗，固小大之異宜。觀師之校經赴召，天澤淋漓；窮玄肆辯，佛海渺瀰。故東南麟龍，咸願進籌而入室；京輔耆宿，何止折角而交綏。況行道觀夫時，說法善其機。支遁購沃洲以千金，豈如吾土而吾有；辯才棄天竺而復反，孰若忘去而忘歸。尚眷疇昔，莫報所知。粉繪風生，翹想雨華之會；銀河瀉浪，空瞻斗柄之垂。夭閼千載，嗚呼噫嘻！

仰山了堂和尚像為瑞州真南山長老贊

叢林楷模，古德風度。圜鑑待之，雲門靈樹。卍字堂前，父子激揚。凌霄峰頭，主賓交互。華擘臨濟三玄要，指出巖頭末後句。一味謗佛謗祖，不問西天此土。誰道入滅闍維，無數舍利堅固。更是傳家不乏人，驊騮要試追風步。

中峰和尚像(二)

叢林以五山稱雄，師則力辭其聘。末習以言說相尚，師則示之實證。力救時弊，埽空禪病。疏萬派於同源，會三宗於一鏡。解使臨濟白拈，莫辯蹤由。破蕩高峰活計，更無少剩。然假物者歸其主，殺人者負其命。氣類相感，土梟破鏡。豪髮無差，一印印定。繪之五采，錦覆深穽。我作贊詞，虛空安柄。

有玅喜之波瀾，而不住凌霄峰；有圜悟之福慧，而不對延和殿。然萬衲趨風，豈止千七百之圍繞；金襴兩賜，寵逾中使之召見。正體絕偏圜，虛空無背面。月景春容處處同，留與人間作方便。

斷崖和尚像

短衣勃窣，寒涕垂頤。不纏凡聖，賣俏放癡。死關拶透活路，藕絲牽動須彌。大地平沈處，虛空粉碎時。非語非默，不落斷崖之句；或嗔或喜，全施陷虎之機。三千里外有知己，大唐國裏無禪師。

徑山曇芳和尚像

河漢流天，匪舟楫之能濟；麟鳳在野，豈網羅之可羈。故山林可傲於鐘鼎，以道德為之蓍龜。錫號既同，即圜悟際中興之主；佳名適合，如南陽稱一國之師。大江以南，鐘山之陲，涌五天之樓觀，陶萬化於鉗鎚。功成不居，委之若遺。惟茲凌霄之獨步，葢有吾祖之遺規。亦將風動羣公，求駿骨於月窟；雲屯萬衲，期鯤化於天池也。

慈化昱長老像

福德具足，法之棟梁。願力堅固，世之津梁。峻機捷出，應變無方。如覆水建瓴而下，轉丸千仞之岡。豈造物欲試其設施，成彼百鍊之剛。故化煨燼為金碧，起萬間之積廢，愈熾而愈昌。有陣堂堂，有量汪汪。卒而遇之，烈日秋霜。搆不及處，石火電光。繪之五采，我作贊章。刻舟求劒，匪愚則狂。繄爾後人，瞻仰勿忘。

法寧寺明東巖法師像其徒淨練江求贊

威可以服眾，不若退而使人之懷思；辯可以折人，不若默而使物之自信。食其實者，不玩其華；圖其遠者，不屑於近。所以公雖匡徒不足盡其設施，行道不足廣其令聞。悟經王一喝，猶疾雷破山；析法相四門，若餘地游刃。至若纘天台之墜緒，起雲巢之遺搆，玅斲無痕，潛機獨運。我不識公，及聞遺訓，至今琴川山木輝潤。況有箕裘付克家，驊騮墮地看神駿。

黃龍靜山和尚像

誠孚于物，量充乎器。偉哉慧朗克家，允矣章濆起廢。靜而常用，不謬仰山之同名；生死一如，已驗紙衣之再世。莫窺其涘，寒泉無波；或玩其華，春嶽崇麗。倏而白刃無前，誰敢三關掉臂。虎逝龍亡山澤空，風雲凜凜猶生氣。

南昌饒益院端山主像

疎髯霜茁，槁頯春融。臨事能斷，破竹莫禦。明理而辯，建瓴無窮。機用類遠錄公，接投子續大陽之派；家法如郁山主，得白雲嗣楊岐之宗。至於闢墝瘠成萬金產，化瓦礫為夜摩宮。淨行冰雪，壽考喬松。媿我百城煙水倦，德雲不下玅高峰。

無錫崇德寺主像

屹若雲凝，肅然鳳翥。一壑高風，五湖襟度。雖不出游，而龍象來參；不事交接，而名公蜡慕。譬之寒泉古井，其味愈甘；美玉在山，光華外著。我不識公，贊之縑素。華雨何時一笑同，側聽辯瀉銀河注。

前香嚴長老太虛法弟像

瑚璉雖貴，不如荊山之璞；為棟為梁，不若喬松之臥壑。故仲靈、覺範、匡徒無萬指千礎，而任重致遠猶江海之與山嶽。吾太虛之超軼，與二翁而抗衡。背觸竹篦，散晴空之白雨；金剛寶劒，轟蟄戶之雷霆。方披衣而得座，俄堅臥而掩扃。予跂望之眾所待，先師門戶冷如冰。要學楊岐九峰老，拽耙牽犁過此生。

前住撫州永安東麓和尚像

雅度汪汪，橫機莫莫。中峰正傳，韶音九成。南州克家，祥麟一角。寵承　綸音，光昭故里。山川據坐永安，幻出五天樓閣。金剛寶劒當面揮，知音誰是張天覺。目光如月雪眉深，凜凜清風動丘壑。

僧吉泰畫其師剌失八像求贊

音通五竺，裔出西凉。籌室預上師密記，茜衣染九重天香。持呪降魔，傳不空之祕密；搖鈴入市，效普化之佯狂。混融真俗空諸有，

家世源源法派長。

藏山寺福長老像

地湧醴泉，不如稻梁之適用；天垂慶雲，孰若雨露之濡滋？故公之務其本而不求其末，究諸實而不玩乎辭。淨土兼修，獨得永明之旨；金鐸一振，重明普化之機。萬象森羅聽號令，千年祖道賴綱維。休論幻住分皮髓，稽首優曇第一枝。

臨江靈峰寺通智大師像其孫玄首座求贊

採玉訪荊山，求木入鄧林，吾宗優曇華，粲粲碧雲岑。玉泉派出南泉，會百川同歸于海；竺土心傳東土，鎔眾器而為一金。神劒變化兮，空望斗牛之氣；靈犀出沒兮，孰測滄海之深？噫吁嘻！斯人往矣，徒勞我心。圜應室中雪曲音，調高誰和沒絃琴？至今靈塔清江濤，時聞風雨蛟龍吟。

信南海像 （嗣佛智）

說拍盲禪，得無師智。解使臨濟白拈，慣用南山鑿鼻。只因行脚欠逢人，錯會百丈下堂句。從茲大庾嶺頭歸，相喚相牽落魔魅。同條生不同條死，誰是難兄與難弟。有徒畫像拜吾前，宿世冤愆沒迴避。當如土梟破獍之羣，摟其窟穴，勦其種類。三十年後，為汝出氣。

受業水陸寺重開山和尚像

虎齒電眸，庞眉槁項。東寺風規，趙州輩行。畚除瓦礫為夜摩之宮，坐斷要津於西江之上。至若家法不墜，有白雲受業於茶陵；佛堂放光，與古靈同師乎百丈。我贊我頌，舌結詞喪。天外望神光，虗空同壽量，子孫襗遝多龍象。

天池孤山和尚像其徒茂侍者請贊

全德者不惜重於有位，傳道者不求合於當時。昔有人焉，風穴楊岐，克荷臨濟之宗，如九鼎之懸一絲。偉哉山翁，配古不慙，真圜應之的嗣，作後學之司南。一坐天池四十載，二三四七非同參。天鐙萬點來深夜，謾許文殊共對譚。

慈化愈長老繪師像請贊

心法之玅，言不能宣，大用現前，心無所傳。所以永嘉到曹谿，趙州見南泉，機籟自應，神光渾圜，如水流地，如日行天。放出南山鼈鼻，乾坤失色；驚起東海鯉魚，風雨八埏。宗門媿承乏，獨駕百漏船，皮穿并骨露，鼻孔穴半邊。藍江念疇昔，共聽蓮峰猿，何當攄宿憤，毒手負老拳？寫寄丹青相似否？宜春臺上月娟娟。

寶山趣長老請贊

百丈一喝聾三日，臨濟六十蒿枝拂，我無一法示來參，慚媿有口如木[木*突]。佛手驢脚不須呈，日面月面是何物？無端持向寶山堂，風雷撼動蒼龍窟。

清泉海長老請贊

金襴傳外，倒却剎竿。祖翁活計，戶破家殘。正法眼藏，瞎驢邊滅。一印印定，虎體元斑。提趙州七斤衫，捉襟肘見；拈洞山三頓棒，嚙齒齦穿。如今分付南泉去，漲起西江十八灘。

阜長老請贊

百丈錯答一轉語，德山不會末後句。流傳後代轉譌訛，火裏要栽無景樹。潦倒龍河，無本可據。帶雪烏雞，重遭指注。分付長寧，但與麼去。西河師子自超羣，天岸麒麟看獨步。

番易月長老請贊

字不識，禪不參，一味鹵莽，指北成南。不會末後句，錯認前三三，竊比石門老，何以繼雲菴？高風難想像，憂患却同諳，粉繪徒描邈，相看轉不堪。結茅期歲晚，黃葉滿千巖。

南禪裕長老請贊

叢林三種住持，說法供眾修造，住山三十餘年，檢點件件不到。讀書不能輔教，參禪不能傳道，只會怒罵揮喝，一味倔彊性燥。興化趁出克賓，馬師蹋倒水潦，非假惡辣鉗鎚，曷稱吾家種草？要教此話大行，分付南禪長老。

資聖良長老請贊

褊急似暴，坦率似傲。所至遭譏謗，與俗寡交好。隨緣住官寺，虐寵慚錫號。不會臨濟禪，只胡揮亂埽。華擘三玄要，句意俱不到。照用不能分，主賓互顛倒。資聖舊相從，玄關許深造。有箇末後句，終不向渠道。滅却正法眼，方始稱跨竈。

偈頌

送武寧興上人歸廬山受業

修江瀉碧六百里，雲錦晴開九疊屏。奪境奪人俱不涉，應門童子笑相迎。

玄力二上人參徑山

佛祖玄關俱透徹，杖頭有眼莫匆匆。裹囊此去無千里，要見凌霄八十翁。
問訊東南一國師，通身手眼辯親疎。渾圇一句百雜碎，井底蓬塵山上魚。

送古愚長老歸廣西

乘傳天香滿毳衣，馬王閣上看雲飛。早知山即如如體，何待尋山海上歸。
我苦逢迎厭住山，公方說法動龍顏。要開壽域同荒服，萬里重歸象桂間。

贈天童言侍者

汝負吾兮吾負汝，曲如鈎處直如絃。鄞江水急東流去，太白峰高不到天。
天竺山中曾共住，石頭城下再相過。龜毛布作漫天網，鸞鳳沖霄奈爾何。

賢侍者入浙

有語不煩抄紙襖，御園紅葉正堪書。龍翔何處相孤負，一棹西風又入吳。

送質上人

道人質直無虛偽，熱便乘凉飢便餐。八字打開挨不入，前三三與後三三。

送淵上人

經行坐臥總隨緣，日用何曾涉正偏。無景樹頭風浩浩，夜明簾外月娟娟。

至樂

自家受用常三昧，逆順縱橫本自然。浩浩紅塵安養國，炎炎火聚四禪天。

贈海南無礙長老

儋耳曾聞玉局歸，潛龍猶記識天威。朱崖滄海九千里，一錫閒雲自在飛。

琪上人歸海南

嵩老鐔川川上住，奏書闖闔五雲開。六鼇夜負神山去，猶有僧從南海來。

月藏主由隱靜歸番易

一大藏教是切脚，畢竟何人識正文？千歲岳頭今夜月，共看丹桂落紛紛。
青山九折隱靜寺，八月風高彭蠡湖。拄杖頭邊明歷歷，須知同轍不同途。

裩藏主歸湖南

當頭撥轉如來藏，日用縱橫得玅時，佛手未收驢脚展，雷聲纔動電光隨。
三關謾說黃龍老，千歲誰誇寶掌師。此去逢人莫輕忽，湘南潭北好提持。

送僧歸番易

參禪行脚丈夫事，變化當如北海鯤。不見同鄉元覺老，洗光佛日照塵昏。

血書蓮經

重重寶藏一豪端，於一豪端揭示看。六萬餘言血滴滴，黃金難鑄此心肝。

恩知客省親

織屨養親非所奉，白金稱壽欲何為。知恩一句重相委，荊棘林中紅爛時。

送僧歸淮

清淨身心古道場，更於何處覓家鄉？破頭山下重來路，樹樹秋聲帶夕陽。

趣禪人歸番易

我苦住山縈世故，上人歸計亦多忙。如何得到無心地，同愛空山白日長。

送僧

普化搖鈴穿市去，懶殘種芋傍巖隈。道人風度略相似，短褐佯狂歸去來。

阜藏主歸旰江

如來藏裏摩尼寶，獨許當人搆得親，歸去旰江毋自棄，橫拈倒用總家珍。
覆船與我舊同參，送子南來為啟緘。千里相呈如對面，却嫌華雨落毿毿。

境維那歸百丈

靈境仙華天上種，御園桃樹洞中春。九重雨露曾霑潤，肯受人間一點塵。
天下叢林百丈規，乃師奉　旨整綱維。法王法令重行日，龍象筵中聽白槌。

題中峰和尚墨蹟

缾瀉雲興諸佛機，不堪把玩涕交揮。仍愁玉匣誅龍劒，穿屋終隨霹靂飛。

送雲侍者

吾祖拙菴家法在，故園風物亦依然。竹篦背觸重分付，驚起神龍蟄九淵。
箭鋒相直的破的，啐啄同時機奪機。即此用兮離此用，當觀一喝耳聾時。

真侍者歸江西

受業江西家七閩，駿奔天岸玉麒麟。逢時莫作褪華杏，要見蟠桃劫外春。
宗門大機與大用，如射百發期百中。鳥窠拈起布毛吹，腕頭何止千鈞重。

送僧

祖意與教意，如何辯異同。玄關通鳥道，法寶祕龍宮。即體須全用，當機不借功。等閒逢作者，不惜話西東。

送悟上人

荷笠出三韓，南詢敢避難。不隨諸境轉，貴要自心安。杜順法身句，雲門一字關。門庭俱歷過，掉臂可東還。

送昕上人

知識門庭別，寧辭萬里游。身心無少懈，智願得兼修。普化搖鈴鐸，三交駕鐵牛。海邦弘正令，大法讖東流。

次韻送僧

諸祖門庭未易窮，千差萬別要歸宗。德山只得三年活，百丈親遭一喝聾。謾把寸蠡量海水，休將利劒擲虛空。自家田地從棲泊，何必叮嚀問祖翁。

當住院使印施金光明經

中天慧日破重昏，恭閱遺言道自尊。包括兩儀明有象，化通萬類玅無痕。施魚感惠留珠報，飼虎捐軀記塔存。願以佛心宣正化，微忠圖報聖朝恩。

送定首座

人天百萬聽全提，箭拄機鋒不浪施，優盆羅華人世有，陰凉大樹眼中稀。此行得座披衣處，要見軀耕奪食時，珍重前途須努力，宗門九鼎一絲危。

次古林和尚韻送靖藏主歸受業太平院

故廬歸住最高峰，一室如臨萬衲中。合浦夜光珠的皪，藍田春色玉瑽瓏。喝分賓主無全敵，道合君臣不借功。圜應家聲猶不墜，追蹤須與古人同。

達上人血書法華經

血淋漓處下鍼錐，痛忍俱忘是阿誰？勇過藥王然臂日，疾於龍女獻珠時。千華雲錦相層出，百寶香風不住吹，如此本懷方始暢，二千年後好提撕。

送雲藏主歸華亭

如來藏裏摩尼寶，拈出頭頭日用新。金鎖玄關須掉臂，魔宮虎穴任橫身。百川競注方名海，萬物無私始是春。舞棹呈橈端的意，朱涇渡口更逢人。

禋首座歸湖北

龍河天竺屢周旋，大用無方絕正偏。喝下七擒還七縱，句中三要與三玄。提綱已見陳尊宿，說法曾聞兜率天。此去湖山建宗旨，眼明華雨碧巖前。

和宏智禪師偈

東谷神光照大千，蜿蜒九隴似龍眠。雲中仙樂青衣下，風夜夫渠玉漏傳。誰續真燈輝奕世，更憐劫燒到三禪。吾翁玉几相酬酢，想見叢林二百年。

栢庭茂公嘗掌記鍾山，請居龍河，分座叢林，推其老成。邵菴學士作偈美之，次韻奉贈。

宗綱有志共誰評？羨爾高風繼祖庭，便儗盧公歸雪竇，何如船子在華亭？天宮對佛留升座，寶塔分身為聽經，更約結菴同歲晚，空山夜雨一青燈。

天禧鎮法師血書華嚴經

初驚照夜月膧朧，更覺春生錦繡叢。粲粲優曇十指血，重重華藏一鍼鋒。當陽直蹋毗盧頂，何用藏身北斗中。幸有長干塔如筆，古今無間寫虛空。

題中峰和尚淨土詩後

釋迦誓居五濁世，折伏眾生令出離。彌勒示現安養國，攝受接引登佛地。譬如雨露與霜雪，滋濡肅殺各不同。陰陽寒暑運四時，生成萬物均化工。諸佛願力亦如是，淨土穢土本一心。融攝十方諸國土，無有三世去來今。眾生性中清淨海，纖豪瞥起成障礙。流轉三界不知歸，勞彼聖賢久相待。中峰勸世何殷勤，如客憶家子憶親。

天樂自奏華自雨，彼美人兮西方人。朝茲夕茲念在茲，萬年一念同須臾。念而無念能所絕，無念而念心境如。聲香味觸入正受，見聞覺知總如舊。剎剎圜成清泰都，人人具足無量壽。

送僧游京

參禪一事，非易非難。良駒不待鞭景，俊鷹肯食鵰殘。上人志決烈，杖策來三韓。信脚蹋翻香水海，轉身靠倒金剛山。全機大用任出沒，目前萬境空閒閒。龍河夏近不肯住，進步應須百尺竿。京都宗匠法筵盛，天宮樓閣開旃檀。雷轟電掣臨濟喝，乾旋坤轉雲門關。相期再來重入室，拈出吹毛照膽寒。

送淨慈書記

達磨來東土，覓甚大乘器。紛紛荊棘滿人間，不見優曇一華瑞。德山不會末後句，剛道巖頭啟其意。洞山五位，孰正孰偏。臨濟三玄，非同非異。上人鐔津流，千古凜高致。著書期扶宗，風月多才思。健翮翻雲上九霄，驊騮墮地致千里。自見西湖九十翁，從此湖山洗空翠。領徒行脚過金陵，背觸竹篦吾且置。莫學黃龍弄爪牙，擘開滄海飛金翅。

題維摩問疾圖

慈父愛子情無偏，家庭教育仍嬌憐。出從嚴師痛加鞭，責以成人期大全。瞿曇訓徒豈不然，說法鹿苑開人天。提攜三界出愛纏，金粟古佛分化權。彈偏擊小訶盲禪，毗耶示疾久未痊。欲遣問訊疇能傳，文殊領徒眾萬千。大車促駕龍象筵，氍毹華雨羅嬋娟。入室徵詰森戈鋋，毳贏鰍蚓頭駢駢。鸞騫虎躍龍出淵，叢雀噤伏驚鵰鸇。悵然自失情悁悁，馳歸白佛重敷宣。佛言設教觀機緣，我初小乘示蹄筌。由漸入頓頓入圜，捨小趨大力勉栴。如登泰華未窮顛，如酌巨海霑微涓。爾愚可規頑可鐫，宜從此老奉周旋。流傳聖教何萬年，殘編斷簡空蟬聯。昧投絕港迷通川，九天坐望銀河懸。慮忘詞喪絕言詮，庶幾描邈傳丹鉛。向來虎頭玅通玄，觀者傾市輸金錢。何人筆勢猶翩翩，光怪只尺生雲煙。風雷繞座屋壁穿，嗟予臥疾龍河邊。了彼身世如蛻蟬，家風不用喝與拳。柴門著關鐵壁堅，佛來不著孰敢先。凡情聖解俱棄捐，肯使天華浣巖前。渴煑蒿藜汲流泉，穩放白牛菴內眠。

金壇湯居士求偈

湯家兄弟俱不娶，生理田園隨所寓。賑貧恤乏修橋路，我亦何心作檀度。色身幻世總非真，成就法身最堅固。三賢十聖是同參，萬德莊嚴無不具。維摩天女滿侍旁，旃檀樓閣七寶牀。如何龐老厭富貴，却將珍寶沈湘江。透關一句能相委，放出金毛師子子。覿面相呈不識渠，龜毛結網三千里。

送璧侍者歸臨川

器之求還山仁廟特留之。山即如如體，何處覓山歸。奎文照玉几，千載有光輝。我來龍河日，乘傳謁京畿。欽承。
文考命，恩重愧才微，住山逾十載，殘喘不能支。乞退復舉代，文移速星馳，　命下不許去，虩虩雷霆威。匡徒尚力疾，賴子相扶持，拙癖眾所棄，豈足為子師？子去我心惻，悵然如有遺，有語欲相付，頭昏神思疲。留待再參日，一喝耳聾時。

夏道成號真無求偈

鑽燧出火，勢將炎而燎原；綫溜涓涓，流不息而滔天。有生於無，物無不然，覆載之大，而吾寓形其間。毗嵐風起，大地為塵，我於彼時，孰為吾身？我非有無，有無相因，真有幻住，真無長存。玅得其中，循環不窮，塵塵三昧，法法圓通。如千波月，如萬竅風，真無之旨，其將無同。龍河饒舌，為通一綫，當觀那吒，現十八變。亦有鏡容，開十二面，即而求之，石火閃電。

弘藏主出示獨一翁送月江和尚偈感而次韻

我生如枯槎，汎汎天上河，弱質慚玅斲，朽枘試太阿。別來忽隔世，萬事付逝波，何時石橋路，重尋諾詎羅？上人久親近，契濶無幾何，再從松月翁，時聞白雪歌。行囊出光怪，山空走羣魔，望斷千峰閣，天寒雲氣多。

悦藏主歸江西

二月尚嚴寒，厚地凍欲裂。青州七斤衫，破爛難拈掇。更有折脚鐺，無人為提挈。希雲吾宗秀，衝寒復遠別。當機突出金剛王，驚起黑蚖三尺鐵。科判一代時，教豎四橫三。華擘臨濟三，玄七穿八

穴。火裏覓浮漚，虛空重釘橛。颺向西江十八灘，夜夜珊瑚照明月。

送果書記游澥

美子磊落青雲姿，平生潛子與器之。念我同志同襟期，故鄉同在章江湄。龍河住久忍暫違，索我贈言相箴規。我苦酬應心神疲，安得抱朴如嬰兒。飢來索飯寒索衣，喜則言笑嗔則啼。兀然無思亦無為，謝絕交往忘言詞。忘牛忘牧兼忘歸，隨處雪山香草肥。頗聞院堂登皋夔，玅選有道同綱維。子行自可為人師，濯濯優曇第一枝。南北相望斗與箕，寄書莫嫌雁來遲。

普答失里僉事以目疾，施錢為萬僧薙髮，復取髮火煅之，獲舍利，五色光現，說偈贊之。

三界所有，天地萬物，於其壞時，飄散電沒。人身虛偽，不可把玩，況取棄髮，烈火所煅。舍利何從，由念精專，如彼忠孝，躍鯉涌泉。一念之堅，積以萬年，則諸舍利，充滿大千。此舍利者，即佛全體，而法報化，塵塵無二。眾生合塵，塵固是幻，塵淨覺圓，覺亦隨遣。清淨寶目，夜光膧膧，如阿那律，得天眼通。稽首願王，金剛堅固，繼乃祖父，為國賢輔。如唐房杜，如宋李楊，外護宗綱，豎精進幢。

銘

那伽室銘

毒源清公作那伽室，天竺某為之銘曰：
定以制動，不動何定。如太虛空，如大圜鏡。風動塵起，鳥飛魚泳。種種塵勞，頭頭佛性。非出非入，非假修證。別求玄悟，白日深穽。當知此室，寂而常應。天魔膽落，佛祖乞命。棒喝交馳，春行秋令。

天啚銘

長沙清公嗣法絕照鏡公為圜應嫡孫，以其字天啚請銘，將歸刻之，為作銘曰：

維爾之祖，曰東西品，爾維似之，字以弗慙。品不絕續，而應無窮，靜而能通，杳而有容。嗟品之人，千古一息，不起于座，周乎八極。天華何來？若將我冷，譬如虛空，繪之五采。是故智者，贊毀不動，五嶽可輕，一芥可重。我銘于品，傳之無已，識真者誰？惟寒山子。

無境銘

至人玩世，不與物嬰，物我同體，心與境冥。倏爾千變，紛乎萬形，聞見不異，孰為色聲？毋隳爾城，毋闔爾扃，隨流無礙，任運騰騰。真如佛性，不離無明，三賢十聖，即是眾生。順乎順乎，勿彊安名，只者皮袋，當處圜成。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三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四

序

月江和尚語錄序

予初游方時，月江禪師已出世說法，雖辱交三十餘年，而以不及預參徒、久親爐鞴為恨。至治間，奉旨金山陞座，獲聆提唱，而驚其若河漢之無極也。比者，其徒如月以師語錄示予，始取讀之，脫然如病之遇耆域，不假湯液丸劑、鍼砭灸熨，而罄欬呼吸之頃，已疾去而平復，百骸調適，而併忘其有身矣。於是持神定氣，復沿涯涘以深入性海，其大無外，其細無內，內無自心，外無萬境，上而十地滿覺，下而三界二十五有，皆聖凡景響、化儀設施。在性海中，非有非無，非存非亡，非取非捨，非去非來，如虛空具含諸相，如大地容載萬物，無自他之間，無古今之殊。乃於其中，縱橫游戲，卷舒自在，行棒行喝，揚眉瞬目，動靜語默，嬉笑怒罵，無非玅用。或與而奪，或縱而擒，或與無町畦，倏而匿絕，或敲空作響，言於無言，或撥火覓漚，作於無作。其稱性而說也，雷雨八荒；其稱性而用也，埏埴萬化。噫！何此老作大法施神通三昧有如是耶？以吾淺陋觀之，猶所得叵量，又豈無大乘根器，一聞一見而親證實悟，以續慧命而傳正法眼藏？如古塔主之讀雲門錄，有足徵矣。

竺原禪師註證道歌序

神光見達磨，三拜起立，付以衣法。真覺參曹谿，遶牀振錫，而定宗旨。葢心法之精微，非言所及。後來諸祖，行棒行喝，輥毬作舞，打鼓振鐸，以大機大用，發揚為己為人之玅。而所謂東土有大乘根器，傳佛心宗者，正謂是也。惟大乘菩薩能為己為人，獨覺聲聞則不能之。是知吾宗授受，豈細事哉。近時叢林不古，或少有見解，而無真履實踐，失其體也。或有靜定工夫，而不能提唱綱要，以利生接物，失其用也。若體用兼資，行解俱備，江淮之間，惟竺源禪師而已。師早徧參名宿，佛祖教典，無不探賾，而卓然以己躬大事為任。末見無能教公，機語契合，遂嗣其法，兩住番之玅果也。倦於涉世，謝歸南巢。海內禪衲大至，室無所容。有以真覺證道歌請標註，師隨問析之學者，筆錄成帙，願刻諸梓，以惠來學，而徵序於予。予謂理之悟則一，事之修無窮。故華嚴四法界，終之以事事無礙者，謂其不捨一法，而無一物不得其當也。真覺始由教觀脩行，如人之治田園居室，既富且有，特契券未之明允。及見六

祖，猶持券入官，一印印定，永保家業。與馬祖、百丈、黃檗、臨濟、南陽、大珠，如契經說法，莫不由斯。而雖道人，烏足語此哉。吾又聞無能益通經教儒老百氏，而師則辯博過之。故其發揮真覺之蘊，特應酬餘事爾。若夫室中徵詰，機迅雷電，揭示衲僧，向上巴鼻，當逢作者，別為拈出。

大悲經呪序

梵語之譯于中土者，由諸師潤色，而文義粲然。惟神呪祕密不譯，若曰使人誦而嚴重之，以能感天地，役鬼神，致雨暘，召祥弭菑，靈應章章矣。而莫有究其所以然者，不以人之性汩于情欲，瞬息萬里，倏忽千變，雖固有之，若終失之。吁，可痛也！故聖人悲之，授以祕呪，教人澄心念誦，無思無營，不昏不散，存誠于一，神而明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猶是乎！再惟觀音以古佛示菩薩位，現三十二應，隨機闡化，則四聖六凡、外道百氏，莫不皆有是呪，情與無情，色空明暗，宣說無已。而三藏所詮四諦、十二緣、六度萬行、正法眼、涅槃心，皆是呪之彊名也。臨安袁瑛仲實，始弱冠時，家役父喪，因誦大悲呪，屢致昭感。自從吏四十年，今為平陽州幕長，未嘗少輟持誦，得經全本，將刻而施於眾，使人人物物各由是呪，以明自性而證佛果，豈福田利益云乎哉！

定山和尚語錄序

雨之澤物，無用於風雲雷電，然非風雲雷電則不能致雨；道之精微，無事於言，然非言不能顯道。況心法之玅，言所不及，惟善其機者，雖語默罄欬、怒罵嬉笑、揚眉瞬目、行棒行喝、搖鈴擊鼓、擎杈輥毬，至於風動塵起、雲行鳥飛，無非玅用，亦猶神龍行雨，取海水冰雹、鱗甲變化皆雨也。若定山禪師者，其善於機乎？師生宋季，履踐純實，如說而行，如行而說。或謂臨濟、雲門而下，唱益高，機益峻，近時多模倣之，師獨守平實之旨，何也？予曰：道若大路然，豈必舍平易而求高險以自苦耶？且吾祖以直指見性為宗，諸祖隨機設施，平險高下皆一時權宜，豈得已哉？不求其本而徇其跡，務為穿鑿竄竊者，皆師之罪人也。師名智一，南昌人，年九十餘，目有神光，夜能睹物，四坐道場皆能振興，庶幾叢林全盛時。噫！今不復見矣。門人某以師語錄見示，故予序其槩如此。

題跋

題寶公菩薩大乘贊後

世尊初說華嚴，小機未入，如聾如啞，遂於鹿苑轉四諦十二行法輪。至方等會上，維摩、居士彈偏擊小，示以大乘，然後般若、法華由頓入圓。一代時教，先後次第，葢眾生根器不同，而佛之權實機宜亦異也。法流東土，而梁武篤信之，建寺度僧，舍身持戒，執有為為功德。誌公以菩薩應身，作十四科、大乘等贊，謂佛與眾生不二，心無善惡，戒無持犯，理無迷悟，法無真俗，豈非應病與藥乎？金陵楊震之著居士衣，行菩薩行，雖居塵市而常樂遠離，雖行布施而不住於相，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淨解脫。所謂得佛大乘者，維摩、誌公前身後身，非真非俗，三無差別。因其書誌公語，刻之鐘山，為題其後云。

題血書行願品

華嚴設教，由悲智行願而至無相、無作、無願，入于一真法界。迨至末卷，復繫以普賢十種弘願。葢結集者示人以進修不輟，猶天四時循環無終，使民事因之以春作而冬藏，歲功既成而復興春作也。廬山住上人禪餘刺指，血書普賢行願品示予，且曰：吾以為己為人之學驗之，懼力之不充，將以自勵。予聞而重有警焉，遂書其後，以識吾愧云。至順壬申八月廿八日。

題顏聖徒手卷

叢林老宿相傳，四明顏聖徒不肯出世，嘗為教、禪、律三宗首座，寒暑一衲，其於世泊如也。而詩語精到，又憂其君之播遷，責當時臣子不能死節，使易位而處，豈不為汲黯、法孝直乎？予曾大父初游江西，見雲臥瑩公於羅湖，因留度夏。臨別，以玅喜居洋嶼菴時常所持竹篦子付之，曰：汝之後必大。及西菴祖與先師，皆以傳宗自任，而或者以能文見稱，是猶韓退之以清涼國師為詩人。吁！何知之末也。夫大賢之資，所以異於庸人者，以其負剛大之氣，故能臨死生大節而不惑者也。不惑於外，由其內守之固也。苟內之不固，而能外之不變者，鮮矣。凡吾徒之學在於內，其當大，故固無所惑，而又不事於外，故世之人不得而見之。今觀吾祖三世所題聖徒手卷，皆剛氣正論，若有憤於時，而有謂時事非傳道者所當言及，并以我為枯槁而無所能於世者，皆非通論也。故書其後云。

題大慧禪師書後

漢之黨錮如范滂輩，連累赴獄，至臨刑母子相訣，猶曰：得與善人同死且不恨。噫！士能以身徇名猶若此，況以身徇道者乎？人莫貴於聞道，聞道在明性。使能明性而聞道，脫有不幸，相陷以禍而殺身，誠將安樂之？豈以利害得喪為避就哉？故吾祖大慧師以囚徒編隸衡梅，時朝士大夫不顧諱忌，從而問道，與弟子服勞而同死瘴鄉者，良有以也。紹興丁卯，師遷居衡西門外之廖氏山堂。明年，薦福本公亡。此書述出山堂，及得悟本書當是其年，且言宗曄施衣盆為亡友設祭，其高義尤可尚。所稱仰亦然者，指南閩修仰書記，而屏山居士必閩中官人，岸都士得書請題，故書辯之。

題黃檗為唐宣宗受戒圖

唐宣宗始為光王時，宮中難作，易僧服，避匿江南，居鹽官安國師會中。見黃檗運公禮佛，宣宗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用禮何為？檗掌之。後即位，賜號斷際禪師，不聞為其授戒也。關西湧上人得其像，請梁國公題，謂是授戒圖，當別有所據。

題東湖無文墨跡

東湖、無文生同里，又同師笑翁，皆以高行重叢林。或謂宋季宗門提唱，流於時習，委靡不古，非通論也。近時學者，率學高古，而薄俗險行，雖言如佛祖，何益哉！有藏主以東湖作羅漢贊、無文與琳公書裝背同軸示予，予與有之受經院及二老之故廬相望。幼時數拜其像，而記其遺言往行，思効萬一以自立。今觀其遺墨，感慕無已，拜書其後。

題愚極和尚所書小參

馬祖、百丈以前，提唱依契經而說；睦州、雲門而下，唱彌高而機益峻。然本色人開口動舌便知落處，初無奇崛平易之分。臨川寧上人出佛心禪師除夜小參語，而初機見之茫然自失，如貧兒捨父而逃，見自己庫藏而畏避却走。苦哉！

題無準天目癡絕三帖

無準之徑截，天目之精密，癡絕之浩汗，三大老同時而用處不同，於片紙之中，可以見其平生矣。

題藏叟和尚榜語

百丈作清規，而叢林大備。有書狀，有藏主，有首座，將使禪者兼通經教外典，欲其他日柄大法，可以為全材而禦外侮也。故向之大尊宿，雖單提此事，接向上機，而莫不該博兼濟。又持律嚴峻，故法道大盛。近時蔡林稍能識字，便不留心宗乘。又或宗門略具一知半解，而短於應酬。或惟事虛言，而內行不檢。雖能聾瞽初學，難逃識者檢責矣。宗綱陵遲，一至於此。嘗聞老宿言，咸淳間，藏叟叔祖住玉几雙徑，行高一時，剛正不阿，志在扶宗，而時以善駢儷稱之。無乃未忘故習，而為人所彊故爾。若指此以名家，重誣此老矣。其里人天和首座，得其為偃谿作茶湯二榜，甚祕惜之，以示予。予謂駢儷雖非古，而魏晉唐宋之作者，猶自渾成。及文弊而至於鬬飣瑣碎，不足觀也矣。予又不可以不辯。

題癡絕雪嵓二墨蹟

開先一山和尚謂云：癡絕住山，以一篋付侍者。有求其語，令以紙投篋中。定鐘後，令侍者以篋進，秉燭書之，隨紙多寡俱盡，日為常規，且曰：無孤其誠意。後雪嵓亦肆口而說，信筆而書。葢其見處親切，如所見而行，如所行而言，不自知其然而然，豈求其辯博哉？故學者亦遵其訓而力行之，孰若今之以贈言為藻飾清事也？廬山景南首座得癡翁、雪嵓三偈示予，讀之有恨生晚之歎，而一山翁亦化去矣。併書其語于後，以識吾所感云。

題野菴無文帖

吾鄉諸寺，率多徒居。往時諸老訓徒有法，或主巨剎，雖甚老，歸見其師，必拱侍終日，凜然風度可畫也。如臞菴、野菴、孤雲、西江、東湖、無文，一時名德輩出，何其盛哉！去今纔六十年，而鄉社寂寥。一日，野菴後人定首座以野菴無文黑蹟示予，猶可想見其家法，感歎良久，書而歸之。

題天目禮禪師帖

予嘗過良渚，聞老宿言，天目禪師退天童返錢唐，其受業諸孫負行李歸故山淨相院，而禪師與良渚真寂寺淨高僧素厚，又喜近都城，遂留西丘終焉。時趙節齋官臨安，為主喪，索行李三分之，以其二令天童、淨相各建塔，以一津送後事，叢林服其公。師歿距今七十載，其嫡孫東嶼和尚唱道南北山，益大其宗。嶼翁之徒子嘉，得師良渚時與淨相徒眾書，嘉喜而藏之。嘉，杭人，遡師為曾大父，又與師同里，知慕其手澤，思振其道於無窮，視彼負行李而趨以慕師之惡者，不啻梟獍也。聞者當知所戒。

題佛智禪師語

佛智晚居仰山，學者奔趨之，如百川赴海。延祐己未春，臨江普天涯侍香，時師示微疾，天涯求書上堂，師書于紙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他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圖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其年秋，師示寂後，天涯出示新淦之南禪，以其書示予。予謂：宗師機用，如置毒以中人，其發有先後。龍樹於北齊文公，相去數萬里；雲門於古塔主，相隔百餘載。又安知後日無閱此語，而如文與古者乎？

題大慧禪師示廖等觀偈

佛日祖負剛直之氣，縱無礙之辯，發揮道玅，信筆而書，肆口而說，袞袞萬言不窮。蘇子瞻稱張方平，謂直行無前，有礙即止，放為江河，滙于沼沚者，似之矣。又胸次暴白，議論耿介，雖王公卿相，面折不阿，至患難瀕九，死不少撓。此偈示廖等觀，謂其改官不得，依舊妄想不已，以直言激之，廖受之無難色，亦信道之篤者。視今人與士大夫交，而以軟語相媚悅者，可愧矣。

題水陸齋文後

吾教之化，與世教理大同，而事有詳略之異耳。世之教止於人道，又特詳於中國，若四裔八極之外則略之。而佛言人道有四洲，此土為南贍部，若東勝身、西瞿尼、北鬱單，則世之書不論，況化通萬類乎？佛又言能明真性，常覺不昧者為四聖，聖之中又有差等焉。覺道至玅而至圓者為佛，居大乘；不著空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為菩薩，樂空寂，居二乘；以獨善其身，由因緣而悟者為緣覺，由音聲而悟者為聲聞，然皆以能覺而不退墮也。其下有六凡，曰天、曰

人、曰阿修羅、曰地獄、曰鬼、曰畜生，以未明真性，隨善惡果報，互為升墜，故為凡也。梁武帝搜討藏典，創為水陸儀文，於四聖中復增四焉，以流通佛之教者為法寶，傳佛慧命而住世者為僧寶，有得道證果者為諸仙眾，由菩薩退位，示大權護法，為諸龍神，而目為上聖八位。於六凡中亦增二焉，謂六道皆有君長僚吏以首之，而以六道外者終之。喻若人初死，其靈識冥漠未入於六道曰中陰者，而目為下凡八位。其制以下凡之耽於福業、汩于情欲、淪于幽苦，若有所司而拘繫之者，乃設齋法，聚精會神，普召而告之，使其咸明自性以超凡入聖，即世教之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而吾所謂理大同者是也，特彼略而此詳耳。吾以備員官寺，思報文皇在天之靈，聞饒之餘干藏山寺主僧普福有淨行而習其儀，請具壇場闡事焉，潔齋肅嚴，神人和享。既竣事，或問：吾宗不立文字為教外別傳而有是哉？吾曰：此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耶？諸祖以善巧方便行棒行喝，乃至輥毬擎杈、打地作舞，與此無有少異。噫！所謂世教者猶同，而吾宗有不同乎？謹書于齋文後。

題佛智禪師示眾語

先師於提唱未嘗搆思，陞堂小參，侍僧錄以呈，稍久即忘矣。嘗謂古德開示，只要得處穩當，據所見而說，使人開發自性，超脫生死耳，非如世俗文字尚詞藻、較工拙也。長沙報恩越山長老出示延祐戊午在仰山時示眾語，豈為人所彊而書之？明年己未八月示寂，聞臨終時索浴更衣，訣眾書偈，僧猶爭求，執侍喧鬨，師正色厲聲擯逐之，謂：敢以吾死而隳吾規耶？眾羅拜請謝，始瞑目而化，今復二十三年矣。越山命予書于後，而重增感歎也。

題石窗恭禪師偈

右石窗禪師示徒長偈，詳密委曲，似乃祖寶鏡三昧，其家法授受有自來矣。孰若黃檗接臨濟施六十痛棒，至吾祖妙喜猶以竹篦背觸用事，豈有唇吻囁嚅如姑息者為哉？在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彼世教主恩尚以威克愛，況吾佛祖傳心之玅乎？以小喻大，可不為訓？惟通宗者辯之。

題石芝法師顯應錄

佛之闡化，至法華而羣機普被，方暢本懷。以涅槃時至，乃為諸弟子悉皆授記作佛，猶周武以嗣王命周公，聖聖相繼，心無間然。而

石芝法師作顯應錄者，豈善詩人取征管、蔡之事，繫於鴟鴞、豳風，其於遭變救亂，不能不嚴其訓於後人也？予未及見其錄，獲覩陸務觀所題而得其槩，乃廣其意而書其後。

題古智和尚語錄

天衣授道于雪竇，而不敢通嗣書，尊師道也。東山嗣白雲，而曰先師語拙，彰大用也。師資授受，其道雖同，而提唱機辯有不侔者。葢吾宗為人，非激揚抑縱，不足以盡其玅。東林古智法兄，早從雲峰伯父，後唱道江西，年八十餘示寂。予觀其語錄，如行長途，不知其止；如汎重溟，莫知其際。有超然古德氣象，一洗語言畦畛之陋。惟擇法眼者辯之，而徵諸天衣、東山，則予言為不誣矣。

題松雪翁畫佛

李伯時畫馬，有譏之者，謂用心久熟，他日必墮馬腹中。於是改畫佛、菩薩、天人之像。松雪翁初工畫馬，至晚歲，惟以書經畫佛為日課，豈亦以是為戒耶？然至人轉物，不為物轉。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世俗技藝，無非佛事。水鳥樹林，咸宣玅法。惜翁仙去，不與劇論此事。因覽舊畫，重增感歎。

又題歸去來辭後

予初住杭報國時，松雪翁作疏勸請以報國。回祿後，復書字數百幅與予，作人事以干施者。臨終之日，尚力疾為予書鐘銘。其夕，夢翁從予索飯而別，將度錢唐而往天台。又聞翁嘗云：其始生，母夢僧寄宿而娠。以是知為羅漢應身，以文章事業善知眾藝，游戲人間，為法外護無疑也。東潮首座出翁所書歸去來辭示予，因感前事，併紀于後云。

題中峰和尚語

中峰之道如太虛空，雖以百寶五采粧飾之而不加麗，或翳之以塵坌、積之以糞穢而不加污。當時高麗王盡誠咨叩之，至親示法要，不過形容太虛之體，而烏得其朕哉？今愚谷首座令人書其語，是又教人以尺量虛空，只益得自疲耳。吾意愚谷久參中峰，以其所得難以語人，將託此以塞人所請而資譚柄也。

題圜鑑禪師手帖

圜鑑禪師居仰山三十年，初罹寇奪，復火其寺。氣剛直，不折節於人，而施者川輪雲委，不十年而寺成。及遷徑山，江右之人書疏往來無虛月。禪師，涑人也。涑地富室倍江右，徑山又位諸寺上，而施者益寡，人反繭絲于我，故補弊支傾，僅僅不給。豈道之行，各以其地耶？抑嘗原之，江右多故家，尚文而慕道，禪師有道而甚文，故不待求而後合也。五峰賀公為廬陵顯族，崇道好禮，凡方外之耆宿，無不納交而盡其誠。嘗有施於其鄰之禾山寺，又為主僧慧愚谷者致懇于師，得所復書，裝褫成軸，攜之與俱，時一展對，久而不忘。今之挾左道狐媚巨室以罔利，使其門牆廝養視己有驕色，而猶以為得志者，觀此無少愧乎？予以桑門行乞，依檀施而住，古制也。而二公之交有道，又樂吾鄉俗尚之美，故題其書後云。
笑隱訢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No. 1367-B 元廣智全悟太禪師太中大夫住太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訢公行道記(有贊)

自大慧杲禪師大弘臨濟之宗於東南，晚得佛照光以為之嗣，北磵簡傳之，至物初觀而得晦機熙公。江南既歸國朝，禪宗尊宿共扶其道者，數公而已。晦機尤以老成為國柱石，隆然繼之，名稱普聞於天下者，則廣智全悟大禪師訢公其人也。公諱大訢，字笑隱，姓陳氏。本九江義門，唐尚書操諸孫，分居南昌。先墓有豫章之木特異，神於相地者占之曰：是當生奇男子為名僧，其道大行，樹枯其徵也。已而果然。師生於至元甲申八月二十七日，生之夕，所居宅地若震動，人為驚異。稍長，入鄉校，穎悟過常兒，書過眼輒成誦。其親攜以出游，至佛寺，必瞻拜戀慕不能去。父母知其志，俾從伯氏之為僧於郡城水陸院法雲者九年，雲之徒彰為薙髮受具戒。居八年，學問日廣，知求佛法大意。一山萬公住廬山之開先，即往見焉，時年十七。山一見，留之左右，日夕警誨，歎曰：吾友晦機在百丈，子欲諮決究竟，非見吾友不可。師稟命詣百丈，晦機識其奇偉於眉睫間，即使侍方丈。他日，謂之曰：昔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汝且道過在甚處？語未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久之，俾掌書記。一日，舉百丈野狐話問之，師擬議，晦機震威一喝，師於是羣疑頓釋，得無礙智。同參苦咨問之，師後有頌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一坑，伏惟尚享。諸方多頌之。晦機一日定中見天門有榜，師名為首，因謂師曰：昔東山祖有言：我不得勤，遠則負慈。明矣！汝善保任乎？

晦機遷淨慈，師從之，仍以為書記。晦機說法，文理精詣，嘗謂師曰：昔雪竇真淨及我玅喜以來，內自教乘，傍及儒老子百家之言，深入要眇，故其文言浩乎如川，至之不可禦也。師神觀高邁，音吐如洪鐘，素以博洽聞，至其辯論古今，如指諸掌，執筆書事，文士良史莫或過之。一時名勝如恩斷江、如一谿、茂古林、宣無言，卓有行業，皆與師為忘年交。本中峰居天目山之師子巖，中外信向甚盛，師嘗謁之，語至夜參半，忽大風，崖石欲墮，左右辟易，師危坐如平時，峰亦服其定力矣。而學士大夫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康莊公文原、四明袁文清公桷、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唐仇遠近仁、延祐進士莆城楊戴仲弘、金華黃溍晉卿，及今翰林待制京兆杜本伯原，前後負時盛名，與師為文學之友者也。晦機著萬一山塔銘，屬師代作，請文敏公書之，公一見大驚異，以為真得古文法。公為杭州僧作顯教院記，亦屬師代之，及成，不易一字，署己名以書。至大辛亥初，受請住湖州之烏回，祝香之次，諸山咸歎晦機之得人矣。大報國寺者，因宋故宮而為之，延祐庚申灾，諸剎尊宿共迎師起廢，未從也，趙公為親作疏以請，既至，大作新之。寺田之在宜興者，連歲不入，師為歸其侵，始有以食其眾。江浙行省丞相脫歡公，故答剌罕順德王之子也，以世勛名德靖，重知大體，兼行宣政院事，領東南浮圖之教。凡大剎，非名德不輕授，特請師住中天竺，人無間言，而師名日起矣。天曆初，元帥夢神龍騰空，覺而異之，作偈以識。既而天子以金陵潛邸作大龍翔集慶寺，命江南行御史臺督視其成。嘗有旨曰：江南大剎，皆前代所為，甲乙之次，頗有定品。今日之作，規制位望，宜無加焉。方大臣難於開法主者，師之器量，久在淵衷，命為太中大夫，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為開山第一代。師恢弘恑達，汎應無滯，偉然江海之上，舒卷自在，不偏於空寂。又明年，與蔣山曇芳忠俱召至京師。京師之為禪宗者，出迎河上，曰：國家尚教，乘塔廟之建，為禪者寂然。禪剎興於今代，自師始，吾徒賴焉。師謝曰：遵其行之為律，宣其言之為教，傳其心之為禪，有言有行，皆所以明是心也。吾徒無負祖師西來意，他不足論也。日召對奎章閣，賜坐，說佛心要，深契上旨。館於太禧宗禋院，勑設伊蒲玅饌，賜貂裘金衲衣及諸金幣，皆內府珍異。上嘗知師所為文曰蒲室集者，命昭孝寺大司徒法洪取進。法洪亦博洽內外，無深為誦達。上問師嗣法何人，曰：元熙也。因贊其道業源委，上嘉歎，命學士虞集製銘賜之。居十日，中使問尉洽至，請還，從之。賜中天竺名曰天曆永祚寺，而命師之菴居曰廣智，皆命虞集為之書。祖道於城南僧舍，凡食設皆貴臣以上旨為之。主上之眷斯寺也，外以臺臣護視使者從中來，賜與無虛月。皇上至元二年，以老病求退，御史大夫撒迪公以

聞，優詔不許，加號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餘如故，而賜予尤厚。匡匪之頒，徧及寺眾，勑外臺護視，使安居而終老焉。先百丈有禪苑清規，其徒遵用之，嘗有旨命師修改，乃分為九章，今行焉。於是中朝、西域、高昌、三韓、滇池、于闐與湖、江、淮、漢、關、蜀、閩、廣之俊傑，四面而至，法席莫尚焉。師之居於是也，自中朝、外藩、臺閣、風紀、貴人、名公卿至者，莫不傾葢為禮，非人力所能致也。而文詞語言流傳四方，震蕩耳目，亦顧眄雄毅於一時矣。初給錢為中統鈔者二十萬緡，設官領之，取子錢以為食，後廢其官以歸。寺之人出納為息，不能盡一，稍病之。至正元年，勑有司市民 良田以傳寺，歲賦粟以食，公私無所係累。歎曰：吾徒庶晏佚一搏於朝夕，吾亦老且休矣。四年五月一日，為文書請以徑山忠曇芳代已，升堂擊鼓辭眾，退居廣智菴。居兼旬，肩輿與御史大夫脫歡公為別，留書凡與交游之善者，命弟子疏兩朝，賜以金幣等，盡以付寺僧，俾營萬佛閣以報國恩。既乃臥示疾，明旦天大風雨，白晝變暝，召入室弟子各加勉諭，從容作偈，儼然而逝，是月廿四日壬子也，得年六十一，僧臘四十六。初，龍翔寺成，即營三塔於石頭城之東岡，弟子龕奉全身措於塔院，自憲臺郡縣大小吏士、緇素老幼送者萬眾，陰雲四興，凉颸灑然，行者不知暑，眾散始罷。月八，礱石為坎石城之岡，十六日奉而藏焉，表浮圖於其上。其徒之在杭州報國永祚者，又奉師遺齒爪髮而塔於鳳凰山。師四會說法，皆有語錄、提頌、敘說、宗旨外，集詩文若干卷，即所謂蒲室集者也。度弟子若干人，傳法住山者若干人。師性至孝，父再早卒，母蕭氏方盛年，即持齋念佛以居。師受請報國時，母卒，餘子薦新祖考，庭前忽生華，形如白蓮，葢芝類也。鄉人聚觀，香色彌月不減，占者以為師之瑞應也。師雖不得至左右，而心常不忘，目其文曰蒲室者，所以識宗家睦州織鞲為養之故事也。故其為文，為人子言必曰孝，為人臣言必曰忠，為朋友之交言必曰信。至語其徒，脫愛網，離無明，直指本性，以悟為則，誘掖以進之，激昂以發之，奮迅以決之，機用迭發，政令獨行，其門人以所得各有記可考也。噫！人才實難，江濤渺然，居忌不怛，能靜以應，向使不為方外之歸，亦足以用世者哉！予與師相知四十年，見師身受龍翔之寄，至于今十有七載，歸老江上亦十二年，向與交游者皆已盡矣。弟子懷渭，本其甥也，清修善學，有舅氏之風，渭之為名，亦所以識也。以其同門之意，使予書其遺事，可勝慨乎！乃述贊曰：

維昔至元，　皇有南服。　神明合完，　生息來復。
預章楩楠，　殿於湖江。　幹立條揚，　乃發駿厖。
文林蕭條，　靡契嘉會。　肆其修能，　求法方外。
達磨傳心，　別濟為宗。　至玅喜天，　縱橫朗融。

遠紹諸流，　必有慧辯。　惟全悟師，　弘偉超鍊。
四坐道場，　說法沛然。　吐辭湧泉，　如洪如元。
衛法如嵩，　不咈明教。　織蒲養親，　睦州之孝。
表裏東南，　總于金陵。　皇作梵宮，　龍翔是徵。
崇臺在焉，　耳目攸寄，　以領佛事，　孰克堪是？
鼓鐘震驚，　龍象人天。　嶽峙山連，　莫之雄先。
金貝珠璧，　園苑林澤。　道護萬福，　好爵嘉錫。
宣其惠慈，　作新成規。　來嚮來參，　雲奔海馳。
皇仁如天，　函覆如一。　俾善其眾，　休燕以室。
風雨漂搖，　安如須彌？　生滅去來，　何足控持？
嘅念故交，　違越年歲，　訊諸門人，　以作斯記。
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蜀郡虞集記

No. 1367-C 元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訢公塔銘(并序)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訢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上不允，遣使持詔加釋教宗主，監領五山寺，勑臺臣諭旨，俾安居以終老，寵錫優渥，賚及其徒。公不敢違，俛俛受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升堂辭眾，退處東菴，且援著令，循本宗資次，舉徑山曇芳忠公自代。未幾，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壬子，委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暨郡邑諸司咸設祖奠于道左，送者萬餘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窆于塔院之後岡，分爪髮建塔杭之鳳凰山下。弟子密詣走金華山中，致寺勤舊汝劼、景操等之意於潛曰：先師紹隆祖道，師表人天，克協帝心，光膺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庀職太史氏，且辱交於先師，銘非子誰宜為？敢以門人廷俊所奉狀以請。潛載念師之告寂也，不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識永訣，若有所屬望於潛者，誼不得以衰退為解。謹按公諱大訢，字笑隱，族陳氏，唐尚書操之裔。世居江州，後徙南昌，故今為龍興之南昌人。公幼開爽，授以書即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不可留，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雲之徒彰上人為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公，留掌內記。既而遣詣百丈山參晦機熙禪師，一見深加器重，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山，名開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曰：且道

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擬答，師遽喝之。自是平生凝滯渙然冰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但有纖疑，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流百氏之說。師遷杭之淨慈，舉公為第一座，辭不就，仍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遂以瓣香為師法嗣。居三載，去游江澥間，後歸淨慈。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為忘年友。嘗訪中峯本公於天目山，坐語半夜，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為動，中峯甚敬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灾毀，而法席偶虛，行宣政院倚公起其廢。公既至，棟宇為之一新，而規制有加於昔。土田為豪民所據者，悉取而歸之。丞相脫歡答剌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竺，而寺亦以灾毀，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曆元年，有詔以金陵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妙柬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明年，特[田/廾]三品文階，以冠法號。又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揚稱旨，因及其師傳之自。於是侍書學士虞公集承詔為晦機製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額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之別菴曰廣智，亦俾虞公為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衲衣及佗貴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中使傳旨，館於太禧宗禋院，勑設桑門盛饌，留居浹旬，勞問洽至。再召見，遂辭歸，餞送之禮彌厚。公已南還，復遣使降璽書加護，香幣之頒無虛月。皇上御極，待遇益隆，有旨命百丈山德輝重編禪林清規，仍命公校正，遂定為九章。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每示眾，舉百丈野狐話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一坑，伏惟尚享。一住八年，不得謝，復住九年。示寂前一日，往致別于御史大夫脫歡公及一二所知，款語竟日。逮唱滅，猶力疾趺坐，屬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萬佛閣，上報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分居列剎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外集，曰蒲室集。公於母年高，闕於覲省，每自謂有愧於睦州編蒲奉親，爰以蒲名其室，因以名其集云。公所為文，無山林枯寂之態，變化開闔，奇彩爛然，而議論磊落，一出於正，未嘗有所偏蔽。虞公稱其如洞庭之野，眾樂並作，鏗鉱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為知言。初，魏國趙公孟頫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即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交焉。公質須魁特，襟度豁如，隆冬盛寒，使人持布裘於道上，遇孤露者輒擲與之，不使知姓名，病則與藥，死則與棺，其及物如此。而自奉儉薄，一衲衣或數十年不易也。狀稱公先墓有巨樟，術者言樹枯當出名僧，公生而樹果枯。其生也，屋皆震動。父早沒，母方盛年，即持齋修念佛三昧，感白蓮華從地涌出。是歲，公住報國，歸寂之日，天大風雨；

殯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肅然；窆之日，城東南皆雨，而城西獨無沾溼。靈異之跡，可徵不誣。其遭逢盛際，始榮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先朝，　龍潛下土，　蠖濩之居，　化為寶所。
人天四眾，　川奔雲聚。　度門巍巍，　公其梁柱。
於皇昌辰，　金輪御宇。　寵綏故舊，　使節旁午。
函香示信，　傳宣大語，　曰以五山，　悉統於汝。
凡茲釋教，　汝為宗主，　敷求遺範，　用繼汝祖。
恩光衣被，　榮過袞黼。　匪公宿德，　疇克荷負。
典則所存，　有墜必舉。　木鐸再揚，　重規疊矩。
單提直指，　表正端緒。　豎立法幢，　作大依怙。
密裨上化，　萬物時雨。　云胡不慭，　訃聞當宁。
石頭之岡，　崇崇窣堵。　史臣勒銘，　垂休千古。

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黃溍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